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松 陽 講 義

(上)

陸 龍 其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松陽講義

(上)

陸隴其著

國學基本叢書

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間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尙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遣尸素之慚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尙願與學者共進之焉。時康熙庚午十一月。長至前六日。當湖陸隴其書於京邸靈中坊之顏巷。

松陽講義目錄

卷之一

大學

大學之道章

康誥曰克明德章

湯之盤銘章

詩云邦畿千里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所謂誠其意者章

所謂脩身章

所謂齊其家章

所謂治國章

卷之二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中庸其至矣乎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

回之爲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子路問強章

素隱行怪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道不遠人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鬼神之爲德章

卷之三

中庸

舜其大孝章

武王周公章

自誠明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自成也章

故至誠無息章

大哉聖人之道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

惟天下至聖章

惟天下至誠章

衣錦尙絢章

卷之四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子曰君子不重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有子曰禮之用章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卷之五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子曰吾十有五章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子曰視其所以章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子張學干祿章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子曰里仁爲美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子曰人之過也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子曰君子懷德章

卷之六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顏淵季路侍章

子曰已矣乎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子華使於齊章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子游爲武城宰章

卷之七

論語

樊遲問知章

子曰知者樂水章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曰默而識之章

子曰德之不修章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

子曰後生可畏章

卷之八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張問善人章

子路問聞斯行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司馬牛問君子章

子張問明章

足食足兵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卷之九

論語

子適衛章

鄉人皆好之章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克伐怨欲章

子路問成人章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君子道者三章

莫我知也夫章

子路問君子章

女以子爲多學章

卷之十

論語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吾之於人也章

君子謀道章

知及之章

益者三樂章

見善如不及章

子張問仁章

予欲無言章

卷之十一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卷之十二

孟子

王者之迹章

君子之澤章

仁人心也章

鈞是人也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孔子登東山章

仁也者人也章

松陽講義卷之一

清 當湖 陸隴其稼書氏著

大學

大學之道章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都在其中了。要明白這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講者。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掃去。不免反被他淆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缺。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爲主。或以止至善爲主。或主修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遞相雄長。其說雖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汨沒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掃應對。何等正大。所以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至爲真切。明季講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誤。今當悉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背謬者。不可殫述。應悉改正。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卽聖人之意。

非朱子之意。卽非聖人之意。斷斷不可錯認了。但有一說。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患不明白。既有朱子章句或問。這章書不患不明白。只怕在口裏說過了。不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爲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省。

首節

格致誠正修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端主知見言者不同。又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卻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雖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章句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在前。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

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

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此解得太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又或問：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故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於文集淺說，乃曰：以之爲標的，以之爲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看作中庸不顯篤恭，孟子大而化之境界矣。亦與朱註乖違。至若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卽理也。指心爲善，更屬亂道，不足論矣。

新民之止至善，蒙引有二說。一說謂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明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一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存疑從後說。蓋以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若如蒙引前說，則將有爲拙工改廢繩墨之弊。

知止節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

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端在知邊耳。吳氏季子講定靜安慮，皆浮泛不切，能慮最難，事有猝至，有雜投，有關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到

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方正學取王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偏物。正相發明。蒙引存疑。亦以爲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若合於孟子不徧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爲支離者。亦得托焉。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蒙引諸家之說。作僞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節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作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親民。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爲一。則誤矣。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古之欲明節。

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恪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

有一條不知何人所記。則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後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此二條應以林說爲正。大全朱子曰。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緊。又答江德功曰。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或疑在字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陽明謂知行合一。亦似近理。知鳥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陽明所謂知。不是程朱所謂知。陽明所謂知。乃離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知。吳因之嘗言。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知哉。認識見爲知。執光爲明矣。此則陽明所謂知。正朱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爲飽。其飽者病也。

格物致知。是纔離小學第一件工夫。應承小學說來。蓋小學之後。聰明漸啓。當有以擴充其聰明。智識日多。當有以範圍其智識。

物格節

物格節是鞭緊上文。上文言序之不可亂。此節則見序之所以不可亂。或問云。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意。雙峯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

雙峯與朱子之說。非有二也。

自天子節

修身二字。只作自明其明德。若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末節

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卽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旣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康誥曰克明德章

這一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卽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卽是經文上一箇明字。論明明德工夫。只經文上一箇明字足了。康誥帝典。卻加一箇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同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爲氣稟所拘。一毫不爲人欲所蔽。方纔能明一點。因循不得。太甲又換一箇顧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的。必心常主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方纔能明一點。放肆不得。至於太甲變明德爲天之明命。以見此德之原於天。帝典變明爲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文湯堯是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所稟之資不同。所遭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汲汲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言。若合符節。然則明明德。其可或緩哉。未有德不明。而可以講經濟。講事業。

者也。但有一說。這箇明德。要看得他尊重。又要看得他平常。這箇德。不是杳冥昏默的物事。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仁敬孝慈信。是此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此德之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此德之所以明。看聖經賢傳。說得何等切實。後來子思更說得好。將這箇明德。改作中庸二字。其發明大學之意。尤爲明白。真是得曾子之傳者。學者切不可因聖賢尊之曰明曰峻。便認作一件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東西。所可怕者。只是氣稟人欲。這兩箇關最難打破。能破得此二關。直做到大聖大賢極明極峻的地位。也不是難事。

湯之盤銘章

這一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的事。未有新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於至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詩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全。盤銘一節。朱子於或問中。闡發無餘蘊矣。學者但當反覆玩味其言可也。而一言以蔽之。則此三句。卽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凡人溺於舊染之污。則天之明命晦矣。是必於一日之間。猛省振拔。力驅其人欲。力變其氣質。使天理之封鋼於平日者。都洗剔出來。一切聲色貨利。意必固我。絲毫不染。煥然一新。此苟日新之義也。這一關是最難破的。如在重圍之中。要打出來。非具賁育之勇。不能。今人悠悠忽忽。因循猶豫。都是這一關便阻住了。既能苟日新矣。恐怕工夫不繼。則天理暫明而復晦。暫合而復離。到底被氣稟人欲做主。仍然一舊染之污。故要日日新。既能日日新矣。又恐怕工夫偶間。明者不能不暫晦。合者不能不暫離。氣稟之已變者。不能必其不偶發。人欲之已祛者。不能必其不偶萌。舊染之污。猶未絕也。故要又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慎恐懼。無時不格致。

誠正修。總是一箇顧諟天之明命。誠能如是。則新民之本立矣。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本文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之新字不同。蓋民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見。此是自新之機。固民所自有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卽經文新民新字。黃氏洵饒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作非勉強束縛。只是提撕驚覺。其自有者而已。周詩節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睢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爲至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盤銘言自新。必至此而後爲自新之極。康誥言新民。必至此而後爲新民之極。是以君子自新新民。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如是方完得新民二字之義。非因循苟簡。可以叫得新民也。晚村謂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說得最斬截。陳同父謂漢唐之盛。可當三代。只緣認此章之義不透。變至善言極者。極是極至之謂。然有二義。有以至當爲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也。有以窮盡爲極至者。四極六極之類是也。至善之名。本取至當之義。此章說到自新。卻似窮盡之義。然註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到窮盡處。亦只是事事至當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言用者。大金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非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其說可味。止與用。二義一時俱有。或謂能止然後能用者。非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

以做得來的。不怕風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污。盤踞於中。不能斬斷。基址先壞了。即自家身上。略有一二分工夫。又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君民之念。不免放低。所以聖經賢傳。多成了空話頭看。曾子惓惓以無所不用其極。責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闊不可行的。我輩不可孤負此意。

苟日新三句。依章句或問。前一新字。是污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潔者不復污。總是無間斷之意。全體上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憤樂一般。或云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爲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爲故。故須一日新一日。此說不是。

切磋琢磨。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既益致其精。又要不間斷。

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只宜依大全爲是。康誥本文。雖主武王言。傳者引之。只是斷章取義。

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詩云邦畿千里章。

這一章。是釋止於至善。這至善。是本然之義理。這止字。是當然之工夫。邦畿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這理上耳。最忌將至善離卻。明新事理。懸空看了。如李見羅謂不論差不差。只要一段清虛尙在。晚村謂其的係狂禪是也。

邦畿三節

傳者謂這箇至善不是怪僻的。不是狹小的。是一箇極正極大的道理。就如詩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惟民所止。言民所當止。猶至善爲物所當止也。既物各有所當止。則人可不知所當止乎。人而不知所當止。是黃鳥之不如也。是夫子所深歎也。這知字包得行在內。

穆穆節

邦畿節既引起至善。然不實言至善之何如。恐人錯認了。遂復引文王之詩。立一箇至善的樣子。文王之詩言穆穆言緝熙。不是另有所謂穆穆。另有所謂緝熙。只是無不敬而安所止。便是穆穆。便是緝熙了。又不是另有所謂無不敬安所止。只是仁敬孝慈信。便是敬止之目的了。論來敬亦可謂之止。然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敬止二字。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無私而未必當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私。必合二字。方是至善。這二字已說盡至善了。仁敬孝慈信。乃是就二字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耳。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蒙引淺說。俱云世固有爲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則止於仁。如此講。則與上文止字一例矣。恐不是仁敬孝慈信中。皆有一定之理。有不定之理。一定之理。萬古不易。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要看註中精微之蘊。推類盡餘二句。說精微之蘊。欲人知變化。說推類盡餘。欲人知擴充。與國人交。與爲人君不同。交是與我平等的。內而師傅。外而友邦冢君。在西伯部中者。皆是國人。仁敬孝慈信。有在明德邊者。便是明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便是新民之至善。

淇澳二節

黃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言止之功夫何如。止之功夫既到。其效驗何如。則人雖知有至善。然無處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之方。得之之驗。淇澳節明德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烈文節新民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明德求之之方。在學修。學便是格物致知工夫。故註以講習討論言之。修便是誠意正心修身工夫。故註以省察克治言之。學而僅欲知一善。即略用工夫可也。學而求止於至善。非已精益求精不可。故詩言如切如磋者。乃道學也。修而僅欲得一善。即略用工夫可也。修而求止於至善。非已精益求精不可。故詩言如琢如磨者。乃自修也。學修功夫得力於內。則爲恂慄。即是意誠而心正。這箇恂慄。不是平常的恂慄。詩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學修工夫得力於外。則爲威儀。即是身修。這箇威儀。不是平常的威儀。詩言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由學修之功。至恂慄威儀之地。以言乎德。則盛德矣。以言乎善。則至善矣。斯民仰其德。欽其善。自不能忘。詩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即此之謂也。要之。到這地位。並不是有高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的道理而已。新民求之之方。在賢親樂利。這四字。要想前王一段仁心仁政。所以有這四件處。這四件在一家。即是齊家之道。在一國。即是治國之道。在天下。即是平天下之道。但至善之賢親樂利。與平常之賢親樂利不同。必事事恰好。無一毫不到處。無一毫過當處。極闊大。極精細。所以傳之久遠。君子小人。皆不能出其範圍。真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被其澤。感其恩。則自不能忘。此烈文之詩。所以謂前王不忘。亦不是有高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道理而已。總而言之。大學之至善。即子思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至平至正。卻是至難的道理。不是十分工夫。不能到這箇地位。

稍有過不及。則學修恂慄威儀。處處都是破綻。親賢樂利。件件多是病痛。雖有高絕天下之德。高絕天下之功。只成得一箇旁途曲徑。亦異於所謂邦畿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將至善看高了。又不可看容易了。天下原沒有高奇的道理。只是人倫日用間。有箇天然恰好之則。人不知。則黃鳥之不如。誠知之。則世道世法。則遠有望。近不厭。皆在其中矣。只怕知不透。行不盡。功夫欠一分。這至善便虧一分。不是至善不可到。仍是自暴自棄耳。

按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不主武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惟吳氏季子主武公言。而顧麟士說約本之。然終不妥也。

盛德至善。明季講家俱云。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串說。陳幾亭則謂孟子云。盛德之至。德固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爲盛德之至。不但及者非至。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分作兩項看。幾亭之說是。民不能忘。是不忘其在己之德。前王不忘。是不忘其及人之澤。兩箇不忘不同。不應牽合爲一。

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經文得字。對知止看。則耑屬行。此得字兼知行言。新安陳氏謂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者。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這一章。釋經文本末之義。即聽訟一端觀之。而新民之必本於明德可知。經文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言之既明矣。然人往往不能深信。見說禮樂政刑。便知其必不可少。見說格致誠正修。便謂稍有欠缺。亦不

妨。故治人之法日密。治己之法日疎。本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傳者所以有感於夫子之言。夫子謂聽訟不如無訟。而慨然於所以使之者。試想如何叫做無訟。如何能使之無訟。無訟者不是彼來訟。而我能折服之。使不敢開口。如此則仍是聽訟了。是一明察之官。武健之吏。所能爲。未足尙也。無訟乃是平其氣。祛其蔽。相感以理。相與以誠。曲者不得以亂直。僞者不得以亂真。雀鼠之獄。不至於廷。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非有以潛移而默奪之。安能至是。蓋民之辭。由於民之志。志昏故其辭多誣。志縱故其詞多肆。秉彝之良。既汨於中。是非之辨。遂淆於外。於是忿然而思訟。蠢然而好訟。禁之而愈熾。防之而愈起。情愈遁而詞愈紛。卽立學校以教之。設師儒以訓之。彼猶不聽也。是惟我之德明於上。作之極而立之範。有以撥動其良心。則民之志。方始如夢之醒。如夜之旦。知天理之不可越。本心之不可昧。其凜然不敢爲非者。甚於斧鉞之在前。刑書之在側。是非畏上也。畏天理。畏本心耳。這一點畏心。原民所固有。無以導之則鋼蔽。有以導之則發見。其發見者。雖在民。而引導者則在上。夫子之所謂使無訟者。蓋如此。夫無訟者。特新民中之一事耳。猶必原於明德。可見凡責於民者。無不當先責於己。觀於此言。猶謂新民非末。明德非本乎。猶謂本不當先。末不當後乎。無論政刑是末。卽學校師儒禮樂亦是末。若非格致誠正修工夫。旣到有以明其明德。而欲求民之新。斷斷不能也。其理甚明。人何不知耶。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這箇身。關係甚重。他日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許多事業。皆從這身上起。必身上有了這明德。然後可以做事業。世間有一等人。只管講經濟。不知身是經濟之本。先將這身壞了。置之於禮義廉恥之外。縱有十分經濟。何益於世。孟子所謂手援天下也。故欲民志之畏。須自己先知畏。

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聽訟是末者。尤謬。無訟尙是末。卽大畏民志。尙不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卽明明德也。方是本。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蒙引此條。辨得最是。不得以舍經從註疑之。

晚村云。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謬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卽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晚村此一條。破明季講家之謬。最有關係。

所謂誠其意者章

這一章論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未誠。則前此致知工夫都虛了。後此正心工夫。根腳先差。故旣致知。不可不誠意。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平日之言。咏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說得愈粗。卻愈精。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迹。都是我自做出在外。酒人醉容。饑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並無掩藏之法。聖賢言語。說得明明白白。

只因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此章之義。遂墮雲霧。有以獨爲良知本體。慎獨卽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爲心之所存。卽是獨體者。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去矣。且其所謂正心致知者。又不是聖賢所謂正心致知。只是玩弄其昭昭靈靈之虛體。純是佛學。特借吾儒言語。改頭換面以欺人耳。今須將此種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得聖賢喫緊爲人處。

首節

語類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爲而爲。前二意。卽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卽章句所謂徇外而爲人也。前二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出。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病痛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卻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卻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朱子所謂半知半不知。不是不會用格致工夫。只是知而不能行。便叫不得真知。便謂之自欺。這箇毋字。註云是禁止之辭。與四勿之勿字同。不是傳者戒人之辭。是誠意者自家禁止。這箇要有力。量如曾之省。如顏之克。當紛華靡麗之交。而能戰勝。處禍福利害之際。而不爲壓倒。才禁得住。不是容易可以禁得。如惡惡臭三句。與毋自欺。是一反一正語。如彼則爲自欺。如此則爲自慊。出乎慊。則入乎欺。中間無住足之處。論誠意之功。說到此。已十分明白。然意有兩樣。有人可窺測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意。意之旣動。有形迹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形迹可窺者。人所不知。這是欺慊善惡分岐處。於此能慎。則起腳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

是誠意工夫下手處。卽周子所謂幾也。曾子特提出此段工夫。發明誠意。真是喫緊爲人。雲峯胡氏謂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尙欠分明。獨未嘗非意。但是意之起頭處。故朱子於或問將慎獨二字。只講在自欺內。而於章句。則提出另講。蓋互相發明也。晚村謂慎獨是誠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卽誠意也。說得最明。

小人閒居節

新安陳氏云。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僞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慎其獨。此一條分別兩節。間架極清。但此小人亦不要看低了他。儘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慎獨。而禁止其自欺之萌。便到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而後厭然。一是秉彝之知。一是亦由他曾做過格致工夫來。故自覺過不去。此固是剝復之機。然他卻不肯回頭。不務改而務掩。看得爲善只消如此。方且以能行其欺爲巧。敢行其欺爲勇。電光石火。隨發隨滅。若無忌憚之小人。則又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便謂不消掩著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或云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卽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此說未是誠中形外。誠字只當實字。雙峯饒氏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

曾子曰節

前後皆曾子之言。此獨提曾子曰三字。見得曾子平日之言。皆如此。不專爲釋大學也。雖說指視可怕。然

亦不是專要人怕指視。若只從指視起見，便非真能慎。只是言獨之當慎，原不爲怕人指視。況指視如此之嚴，可不慎乎？此節註雖云引此以明上文之意，然曾子只是言獨之可畏，不著君子小人。若論言外之意，則君子小人皆在內，不知其可畏者，小人也。知其可畏者，君子也。或謂此節只承自欺，不承自慊，旣自慊矣，又何畏於指視？此殊不然，能畏然後能自慊。

富潤屋節

曾子節旣言獨之可畏，則君子小人之關頭，在此可知矣。但小人之形於外者，上文旣已詳之，君子之形於外者，猶未之詳也。故此又推而言之，以富潤屋，引起德潤身。德專指意誠言，意誠則自能潤身，潤身之實如何，以言其心，則不愧不作，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心廣體胖，總謂之潤身。這箇景象，亦非旦夕可致。如孟子言，養氣必事事合宜，無不快足，而後浩然之氣生，然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其中亦自有淺深，不必看煞。又心廣體胖，尙未是心正身修，然卻是正修之漸。雙峯饒氏，卽以心正身修言之，稍差。

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要自家念頭上，刻刻體認，自欺耶，自慊耶，不必大過極惡，然後爲欺，只是念頭初發，與吾讀書時，所講究的道理不合，卻自以爲不妨，或以爲不得已，當好的不十分好，當惡的不十分惡，這便是自欺。此處不肯一毫放過，方纔是君子路上人。若稍有不實，則雖讀盡天下書，外面妝點得好看，終不免爲小人。真是可怕。朱子言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不是迂論，不過是怕爲小人而已。大家宜猛省。

晚村謂獨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滄柱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竝起。二說似俱偏。獨中一念。有善有惡。有欺有慊。傳只舉欺慊。便包得善惡。

蒙引謂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獨。機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此說本大全新安陳氏。晚村卻不主此。謂閒居卽獨也。爲不善卽不慎獨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晚村之說似直捷。蓋獨只是一箇獨。但上文言獨。則就己所獨知言。十目十手。則說到人所共知耳。若大全雲峯胡氏。謂十目十手。卽中庸莫見莫顯。此卻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就己所獨知言。末節有以德爲心廣。潤身爲體胖者。不如蒙引淺說。以德爲意誠。心廣體胖爲潤身。不可易。

所謂修身章

這一章。釋正心修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詳。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是先解正字。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

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是解不得其正。大抵正者。卽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不得其正者。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是不應發。而發不中節也。或正應事時。應有偏重。是發得有過。有不及。不中節也。或問所謂不能無失。卽偏重而不中節也。所謂不能不與俱往。卽事未來而期待。事已過而又留。不中節也。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卻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實也有得失。如異學之寂滅。衆人之冥頑。但其工夫。只是戒慎恐懼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故格致誠正修。皆是教人用功於動者。四箇有字。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所動也。心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初焉欲動。病痛尙淺。旣焉情勝。病痛尤深。這心既有是四者。便是心不在了。心是一身之主。心旣不在。身還修得麼。視不見以下。皆是言身不修之事。雙峯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這箇病。總由存養省察工夫未至。故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著力。然卻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卻。不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凜。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真是萬世學者準繩。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存養省察工夫。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爲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爲主。然存養中有省察。古人論學。如此之密。豈是可絲毫放過的。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哀懼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王陽明講此。卻云心體上。着不得一毫留滯。就如那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

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充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爲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類。而大相反。切不可爲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淺說謂有所者偏主也。預期在有所之前。留滯在有所之後。此說未是。四有字俱兼。意必於先。固我於後。

忿懣四者。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形迹。若涉外邊形迹。便屬修身事。

大全蛟峯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卽是不得其正。無兩層。玩或問自見。雲峯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可呆看。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所謂齊其家章

這一章釋修身齊家。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又曰。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懣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這三條說兩章之界限極明。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修身不但是威儀容貌之當整肅。飲食衣服之當節制。這箇上修。還算不得。難莫難於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不得。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而無如

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爲一偏。親愛之過。則爲褻狎矣。賤惡之過。則爲忿疾矣。敬畏之過。則爲足恭矣。哀矜之過。則爲姑息矣。傲惰之過。則爲侮慢矣。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於心。而不察之於身。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僻。是偏於好。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便不知了。賤惡傲惰而僻。是偏於惡。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便不知了。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而僻者皆不復顧。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傲惰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端。日引月長。千態萬狀。不可復制。即使前邊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尙可以言齊家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易家人一卦。明正家之道。必本之言有物。而行有恆。言有物。所言無所偏也。行有恆。即行無所偏也。言行一無所偏。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與大學實相發明。今學者要去這偏之害。須從格致誠正做起。若不會做得格致誠正工夫。則胸中尙未清楚。純是私欲用事。禁不得他偏。既做了前面四件工夫。又

須在身上檢點。稍覺一毫有偏。便要撥正。勿使滋蔓。莫謂我學問充足於內。小小病痛不妨。看這偏之爲害。都是從小處起的。

雙峯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卽誠意章之謹獨。此謬也。謹獨是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察。

第二節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深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峯玉溪。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又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爲害一句。屬家不齊。亦非。

所謂治國章

這一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離不得身。故註必從身修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處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吳氏季子曰。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而盡陳善。移其事父之孝。以爲忠矣。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移其事兄之弟。以爲順矣。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汎愛。而廣博施。所謂使衆。亦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耳。吳氏此條。講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在君子一人身上說。蒙引存疑。皆如此講。時解有將孝弟慈屬君

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者。此誤也。蓋事君事長使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不是國人從教之事。事君事長使衆。一件不妥當。便不能成教於國。然皆不外乎孝弟慈之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傳者於此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個難事。故又卽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卽是慈。如保赤子。卽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之不假強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端在發念之初。說者不同。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註不假強爲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識其端而推廣之。卽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充。首章註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強爲。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治國者。何難專力於孝弟慈。以爲事君事長使衆之本哉。然又恐人疑有其理。未必果有其效也。故又卽其效而極言之。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峯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然空言一箇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卽堯舜桀紂明之。而君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

辭而決矣。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便撥動治之機了。民自然觀感而從。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便撥動亂之機了。民安得不效尤。而從其所令。反其所好。仁山金氏及蒙引俱專承桀紂言。蓋所撥者亂之機。而欲治機之動不可得也。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之恕。乃是恕之體。卽指忠言。朱子或問中辨恕字最深切著明。學者所宜反覆玩味。而大全雙峯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修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此一條說藏身之恕。亦最明白。總是程子無忠做恕不出的意。大抵修身齊家之道。分之爲三。則曰孝弟慈。合之爲二。則曰仁讓。再合之爲一。則曰仁。行仁之術。則曰恕。傳者說至此。而以治國在齊家結之。至矣盡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三引詩以詠歎之。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卽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詠歎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第二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蓋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後可教國人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爲父子兄弟。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足以法於人。晚村云。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惟儀而後足法也。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嫺睦者。亦在在有之。然其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

四方無所矜式。以云足法。則未也。講齊治之義。至此真無復餘蘊。於是復結之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蓋反覆觀之。而益信此理之不可移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治國之機。全在修身齊家上。但這個工夫。不是到治國時纔去做的。平日修之齊之。無少欠缺。一旦有治國之責。方能上行下效。無所窒礙。若平日不會做得這箇工夫。到治國時。纔思整頓身家。豈不遲了。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自任。他便於身家上。不敢一毫苟且了。便定了治天下的根基。不是空說幾句大話。抱一箇空念頭。叫做以天下自任。

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自萬曆以前。先輩無有不主蒙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顧麟士說約。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又有謂上下截。俱不著國人。亦不著君子。只空說理者。數十年來。學者淆惑不定。近日仇滄柱。力闢時解。而從蒙存舊說。此三句始明。

松陽講義卷之二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一篇。乃是孔門傳授心法。這一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爲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而這章內。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率性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養此退藏於密的。省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的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篇名中庸二字。又是這一章骨子。蓋性道中和。統言之。只是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中庸二字。括盡這一章之意。至言學者用力。則又只是一箇敬字。戒懼慎獨。皆是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這章書經濂洛關閩大儒。講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興。將性道教。戒慎恐懼。已發未發諸字。都講亂了。今須逐一掃去異說。歸於正義。方見子思喫緊爲人之意。方見程子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蒙引謂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這一條。亦括盡此章之意。卷之退藏於密者。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放之彌六合者。亦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

天命之謂性節

這一書專爲中庸二字發。開口却不卽言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蓋不明性道教。則不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教之名。人皆知之。卻多錯看了。氣質之性亦謂之性。記誦詞章功利虛無之道亦謂之道。異端曲學之教亦謂之教。講性道教者。日紛紛於天下。相與務爲高奇。求之粗鄙。而中庸之旨愈晦。故子思特指而明之曰。所謂性者。不離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卽氣質之中。而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蓋天之生人。卽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全理。卽易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這個叫做性。所謂道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道。卽我性之所固有。而爲吾之所必由者。氣稟物欲未用事。而自然大中至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吾性。則皆吾所當循。這個叫做道。所謂教者。不是於這道之外。可用一毫聰明。逞一毫氣力。只是因這道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故爲之禮樂刑政。以品節之。變化其氣稟。驅除其物欲。有萬世不易之教。三綱五常是也。有隨時而易之教。文質損益是也。總要使無過不及之差。這箇叫做教。這性道教。人與物皆有之。然人者。物之主也。故子思之意。所重在人。朱子章句。旣兼人物言之。復歸重在人。

道也者節

上節言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蓋分言之。則是三件。合言之。則一道而已。故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若二十二章之盡性。則又是以性包道。古人立言。固不拘一法也。不可須臾離二句。提醒人最緊切。蓋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必由之路。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

成物了。如手容恭。足容重。道也。離了恭重。便不成個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箇父子。動時有道。離他不得。靜時也有道。離他不得。如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人力私智之所爲。是可離也。而道不可離。道既如是。其不可離。此君子存養之功。所以無處可以疎得。戒慎二句。最易錯看。呂晚村曰。不睹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睹聞爲真體。遂爲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湮。不止行文之謬也。必從睹聞講到不睹聞。理方圓足。此說得最明。

莫見節

講家皆以戒慎恐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存疑辨之甚明。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慎恐懼也。獨以爲靜。可乎。下言慎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未及見顯處也。概以爲動。可乎。章句止言存養省察。未嘗言動靜也。存疑此段。最足破講家之惑。蓋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卽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猶之大學本是禮記中之一篇。西銘本是正蒙中之一篇。特以其切於學者。故抽出另自爲一書也。存疑又曰。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盡棄。後雖欲用存省之功。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旣言戒懼。於此復言慎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說得亦極明。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

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法。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說莫見莫顯。與大學十目十手不同。亦最是。

喜怒節

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己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朱子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即陽明無已發未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謂獨得之見。亦誤矣。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也。發而中節。不但當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即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不中節者。是從氣稟物欲上來。中節者。是從本性發來。這個中節。即程伯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蓋隨物應之而已。無所與。則是有而未嘗有也。若老莊所謂無情。則直是頑然感之而莫動。又或陽怒僞喜。貌悲色樂而已。并其順萬事者。而無之矣。既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妙。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箇中和。這箇大本達道。

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慎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箇致字。若明季艾千子，謂必戒懼而後可曰中和，則是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此謬說也。

致中和節

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慎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勉齋黃氏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亦最明。然此皆只說得致字大義。又要細看其下手着實處。如陽明論致中云：今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止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又云：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瘡根原未嘗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此等議論，亦似是。然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既思即是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是非爲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爲搜尋耶？則屬省察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墜入禪家玩弄此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病其非。延平李氏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朱子作延平行狀，雖載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以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見於延平問答書中。而於中庸或問，亦止載程呂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蓋朱子不敢輕徇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善云：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呂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猶謂其非，而況陽明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瘡根，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略綽提撕以存養，卽所以漸消其根。周

子所謂主靜。程子所謂靜坐。皆是此略綽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著實處也。若論致和工夫。其要雖在慎獨。然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皆是致和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以至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推之至於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皆在這致和內。

天地位二句

這二句。依或問。是以事言。不是空空有此理。人皆疑天地萬物。不因人之中和。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便天翻地覆。人消物盡。只是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生。故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不閉其化。便是育。這二句。便是洪範雨暘燠寒。風應肅乂。哲謀聖的道理。人又疑堯湯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位。若中和未必能位育者。不知堯湯之水旱。氣數非常之變也。君子只道其常。孔子之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爲安泰。其說明矣。又或疑中和分配位育。不免支離者。蓋嘗思之。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致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分配位育。確不可易。非支離也。大抵致和比致中較難。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後面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當如此看。學者讀這章書。須想天地位萬物育。是何等氣象。却在吾戒懼慎獨。可以致之。性道中和。是吾所得於天之理。吾之所以爲人者也。非戒懼慎獨。不能全之。可見敬字。是中庸之綱領。與大學一般。但大學經文。未嘗明言敬字。惟於各傳中。微露其旨。而中庸則首揭以示學者。尤深切著明矣。雖後面尙說許

多知仁勇工夫。然都從這敬內做出。故學者不可須臾離道。便不可須臾離敬。

按此章異說紛紜。如姚江之徒。合戒懼慎獨爲一事。合已發未發爲一時。劉戡山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艾東鄉謂慎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訛謬。今一以章句或問大全爲主。如日月出而燭火熄。

講家皆以天命率性分貼中和。按朱子文集內。胡季隨嘗以此爲問。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又答黃子耕曰。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依此二條則性道不可分貼中和矣。然今章句仍分貼。愚嘗思之。未發之時。條理未嘗不具於渾然之中。而斯時但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天命之性專屬之。已發之時。渾然者未嘗不寓於條理之內。而斯時但見其條理而已。故亦可以率性之道專屬之。

第四節。雲峯胡氏云。上文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今講家多主此說。然卻未確。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這一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子思於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一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是平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之。謂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不

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個中庸關係人品如此。然是中庸也。命於天。稟於性。固人人所共有。亦人人所固有。何以君子獨能體之。何以小人則反是。此其分塗處。在敬肆而已。君子之所以中庸者。只是敬。蓋其靜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君子之德矣。而其動也。又兢兢焉。惟恐其動而差也。必審其時之所宜。而小心出之。人見其變通隨時者。皆其臨深履薄而斟酌焉者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只是肆。蓋其靜也。不知戒慎。不知恐懼。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也。又昧昧焉。不顧其動之乖也。一任其心之所欲。而放縱出之。人見其揮霍有餘者。皆其粗心浮氣所發見焉者也。然其所以或敬或肆者。又有故焉。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故不能戒慎恐懼。而肆欲妄行。雖靜亦動也。不能隨時審中。而無所忌憚。動皆亂動也。所以章句又推出兩個知字。猶之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爲學之初。先知其大槩。與大學知所先後。在八條目之先者。一例。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敬字是一個大關頭。能敬便是君子路上人。不敬便是小人路上人。先離了小人的關。然後再去細論知愚賢不肖。過不及的病。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在道中略差了些子。小人之過不及。則在道外去遠了。

小人反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有以中庸爲不足學。而敢爲高論者。顯叛陰違。皆在其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宜泥定一等人看。萬曆中管登之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色盡掩。不似小人之無忌憚。無忌憚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色猶存。不似鄉愿之闕然。

媚世。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尙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則大。其說亦通。然愚意無忌憚之小人。包得廣。鄉愿恐只是無忌憚內之一種。

第二節章句兩箇又字。要細看。諸家說不同。有以平時臨事分者。謂君子小人。平日之氣稟學問既殊。而臨事之立心制行又別。是一說也。有以內外分者。謂君子小人。內而存心。既有公私之分。外而處事。又有當理不當理之異。是又一說也。有以動靜分者。謂君子小人。方其靜時。既有能存養不能存養之不同。及其動時。又有能省察不能省察之不同。是又一說也。此於理皆無背。然蒙引淺說。皆主動靜言。今姑從之。

小人之心靜而不中。猶未有事爲。而章句謂其肆欲妄行者。蒙引云。小人無靜時。所謂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大全蔡氏謂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今講家則通作孔子之言。此本無可考。但觀首章總註云。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則通作夫子之言。正朱子之意也。中庸其至矣乎章。

這一章。是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夫子開口贊歎中庸。却只用一至字。見得中庸是個恰好的道理。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這個是萬世不可移易之理。宜常行於天下。且又是人之所固有。初非高遠難行之事。但人之生。不能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惟賴有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然後能復歸於中。自世教之衰。人不知其爲性之所固有。而氣稟物欲日益用事。初焉拘於氣稟。

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氣稟矣。初焉蔽於物欲。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物欲矣。過者不自知其過。見有偶蹈夫中者。反以爲鈍。不及者不自知其不及。見有偶企夫中者。反以爲迂。在上者不能舉之於上。而政日乖。在下者不能舉之於下。而學日漓。蓋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矣。有主持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起而挽回之。使鮮能者皆可能乎。這一節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惟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字。脈絡皆貫通。學者讀這章書。須要用力去變化氣質。掃除物欲。必求至於中庸而后止。不可自謂曾用過幾分。敬謹工夫。幸免於小人足矣。卽稍有過不及。亦不妨事。吾人學問。過了小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關。方成得箇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皆非吾住足之處。

按。章句世教之教。與修道謂教之教。皆通上下而言。民卽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

舜其大知也與章

這一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問察隱揚。是不自用。而取諸人。執兩用中。是在吾之權度。精切不差。不自用。而取諸人。與孟子舍己從人。話頭不同。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好問好察。要看得好。是由大知。而能問察。抑由問察。而知益大。蒙引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僞也。聖人無僞。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之

別不能然也。皆說得極明。隱惡見其廣大。揚善見其光明。蓋聖心有善無惡。善與善遇。自不覺其揚善。與惡遇。自不覺其隱。而又知天下之善。鼓舞之而愈出。遏抑之而遂阻。尤不能不揚。天下之惡。其初本善。其終可歸於善。其一時雖蔽於惡。而其善者。未嘗不存於中。激之則遂成其爲惡。隱之則漸復其舊。尤不能不隱。此正聖人聰明之用。非第可見其心之純粹忠厚也。執兩用中。內有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而已。衆論不同。皆是善。其惡者。已隱而不宣。這一個兩端。是最難擇的。各有一種道理。各有一種學術。其是非在毫釐之間。其得失在幾微之際。舜則洞燭其所以異同之故。雖同在揚之之例。而當取則取。無一毫游移。當舍則舍。無一點含糊。斟酌盡善。而中見焉。如一論厚薄也。極厚之說是。則以極厚者爲中。極薄之說是。則以極薄者爲中。厚薄之間。是。則以厚薄之間者爲中。如一論大小也。極小之說是。則以極小者爲中。極大之說是。則以極大者爲中。小大之間。是。則以小大之間者爲中。他可類推。或獨用。或竝用。或合用。或分用。無不適宜。在人發之爲邇言。在舜用之。皆玄德。以此治民。所以成四方風動之化。然則知者。不必求之過也。如斯而已。足爲舜。愚者。不可不及也。必如斯而後。可爲舜。天下有大知如舜者。而道其行矣。夫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人之學問。不可不虛心。不虛心。則自以爲是。而不能集益。又不可不細心。不細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揀擇。雖舜之地位。非可驟到。苟能虛心細心。則聰明日開。一日學問日進。一日安在其終不可幾也。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斯言豈欺我哉。

按。或問以問察隱揚。爲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非愚之不及。此是論其大綱如此。其中又各自有過

不及。今講家便以此議或問，則謬矣。

回之爲人也章

這一章是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竝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一邊。大抵中庸之理，是最難擇的，亦是最難守的。人稍不志於學，誰不思擇，亦誰不思守。然氣稟囿於中，物欲擾於外，非爲所蔽而不見，則爲所惑而不定。故有終身擇而終身不中庸者矣。非牽制之而使不得前，則引誘之而使不能卻。故有終身守而終身失中庸者矣。此人之所以多或過或不及，而道常晦於天下也。若回之爲人，識足以超出乎氣稟物欲之上，力足以戰勝於氣稟物欲之間。其一生工夫，只是能擇能守。能擇卽博文事，能守卽約禮事。中庸常伏於幾微之間，舉世所不能見者，而回能見。中庸常介於疑似之際，舉世所不能斷者，而回能斷。有時以無過爲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過。有時以無不及爲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不及。氣稟不得而蔽，物欲不得而惑。其能擇乎中庸如此，中庸當利害得失之際，人所易屈也。而回不屈。中庸當紛華盛麗之交，人所易動也。而回不動。既知無過者爲中矣，則力抑之而不使過。既知無不及者爲中矣，則力進之而不使不及。氣稟不得牽制，物欲不得引誘。隨擇而隨得者，隨得而隨守。其拳拳服膺而弗失，有如此。此蓋夫子教以博文約禮，而見其至明至健，實能盡博約之功。故深喜而歎之歟。而子思引此，則以爲道必如是，而後可明。與前章之引大舜，後章之引子路，同一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擇守工夫，缺一不可。後半部中庸，言明善誠身，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大學言格致誠正修。孟子言知言養氣，都是擇守竝言。須將這兩件工夫，猛力去做，勿爲氣稟物欲所阻撓，自然其進

不可限量。今人不如顏子，不是顏子不可學，只是不能如他這樣擇守。

此章與舜其大知章相對，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峯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非正講。雙峯饒氏云：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講一善最明。明季講家欲將一字作一貫之一看，大謬。

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過不及，服膺勿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或問卻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爲非不肖之不及，或問是專以行言。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這一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與前引舜回二章一例，不可能，不是言道之不可能，乃是歎人之不能此道也。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理，三者無過不及，卽是中庸，如管仲之一匡天下，晨門荷蕢之果於忘世，召忽死子糾之難，則非中庸。若堯舜之治，泰伯之讓，比干之死，卽中庸也。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據大全陳氏之說，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據蒙引之說，則三者又各自有知仁勇，此二說不相悖，蓋合言之，則三者各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章句又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卽下章所言之勇也。無一毫人欲之私，卽承義精仁熟而言，義不精，則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天理或牽制於人欲。下章四個強哉矯，俱包此意在內。學者看此章書，必須玩味下章，方知中庸不是真不可能的，然所以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一箇至難的，方纔知下章之強，必不可少。今且就中庸之難處，細細體會，假如吾輩遇一件事去處分，不

是過便是不及。或過於剛。或過於柔。或過於厚。或過於薄。以至豐儉煩簡。語默張弛。種種易偏。如何得恰好。卽這件事處得恰好了。那一件事來。照依這件事處之。又差了。卽同是這件事。今日處分得恰好。明日照依今日處分。又差了。如夏葛之不可用於冬。渴飲之不可用於饑。不是見不真。便是立不定。不是囿於氣稟。便是溺於習俗。不是蔽於私意。便是累於私欲。真個是不可能。以顏子之資稟。尙且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只爲這個中庸是難能的。而況中人以下乎。知道他這樣難。便當思如何方能見得真。如何方能立得定。如何方能不爲氣稟習俗做主。如何方能不爲私意私欲牽制。若非下章之強。安能得到。所以子思緊將夫子告子路之言。置於此章之後。其指示學者之意。可爲深切著明矣。更有一說。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鄉愿。往往謂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愿。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然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

子路問強章

這一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強。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強。不強不但是懦弱。有血氣之剛。而無德義之勇。便算不得強。子路平日。夫子以好勇過我做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暴虎馮河責之。其病痛正在血氣用事。此處問強。便見其習氣融釋未盡。猶然行行氣象也。夫子方患其過。而子路猶懼其不及。氣質之難變化也如此。夫子以三端問之。猶之子張問達。而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而強者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也。寬柔以教。

與誨人不倦不同。不報無道。與犯而不校不同。寬謂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故註謂之含容。柔謂所教者不強其從。故註謂之巽順。此不是中道。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而又有不屑之教誨。彼皆不管。而一於寬柔。不報無道。不論當報不當報。亦非中道。如夫子云。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與其國。父母之讐。不與其戴天。彼皆不管。而一於不報。此其人皆自以爲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困於風氣也。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和而不流之君子有別。居之是以其強自處。非居其地也。衽金革之衽。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氣爲危者。彼以爲安也。衽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樂禍之情。死而不厭。亦非必定死。言其雖至死而不悔也。如後世游俠刺客之徒皆是。此其人自以爲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困於風氣也。章句於上節。則曰君子之道。於此節。則曰強者之事。有彼善於此之意。然要之皆爲風氣所束縛。桎梏不能自脫。雖自負爲強。由成德之君子觀之。則皆天下之至弱者耳。非學者所當強也。學者所當強。則亦學君子而已。君子之強。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可奪也。就其知之明。則謂之能擇。而非如是之強。則不能擇。就其行之力。則謂之能守。而非如是之強。則不能守。義至此然後精。仁至此然後熟。豈南北之強。所可同日而論哉。中庸之不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能也。此中和與首章中和深淺不同。故蒙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強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爲強也。又曰。和者柔德也。

中立者剛德也。皆說得最明。明季講家有謂此中卽無過不及之中者。謬矣。又有謂和而不流者。和而不
一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此說蒙引已辨其非。謂其太拘於
對偶。況朱子或問講不倚之義。專以獨立不仆言。與蒙引所謂伯夷孔子舉世非之而不顧意同。又何必
立異也。不變塞。章句謂塞未達也。明季講家有以塞爲韜斂晦藏。不自表暴之意者。大謬。又有以不激不
隨爲不變未達之所守者。亦未盡。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綰耳。何當
於中庸之強哉。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堯舜君民。如伊尹之于湯。此之謂不變。以幾亭
之說推之。則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之念。百折而不磨。不但諂屈已也。學者讀這章書。須
要辨別血氣之強。與德義之強。如南之以忍勝人。北之視死如歸。亦不以富貴貧賤。移易其心。其力量
儘好。然不得爲君子之強者。彼所守者。氣也。若君子平平常常。只是於天理上立得脚定。便爲成德之人。
繼往開來。使中庸之統。不絕於當世者。必歸此等人。故血氣之強。不可有。德義之強。不可無。

或疑南方之強。是黃老學問。此亦不必限定。黃老固是南方之強。而南方之強。不必皆黃老。黃老以屈
爲伸。卻有機械。只是南強中之一種。

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爲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爲持己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有和處。有
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大全朱子。以四者爲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
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爲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素隱行怪章

這一章。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惟聖者能之。正相應。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個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素隱。朱子謂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行怪。三山陳氏謂如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類是也。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蒙引謂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最是言後世有述。則當世可知。時解謂後世世遠年湮。故易惑。此近鑿。這種人能知人所不能知。能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於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彼所謂人不能知且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者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章句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大全朱子。則曰半塗而廢。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互相發明。半塗而廢。與孔子所謂晝。孟子所謂進銳退速。其病不同。及其歸亦一而已。這一種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謂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故雲峰胡氏。謂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依乎中庸之君子。以成德言者不同。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是一病。時說有謂半塗而廢。是好奇之心所使。終歸於隱怪者。非也。若隱怪之中。又自有過不及之病。如尾生之信。則失之過。如黃老之清淨。則失之不及。然本文之意。則總謂之過也。吾弗爲之。吾弗能已。只是言道之所在。吾弗敢過。道之所在。吾弗敢不及。卽學不厭之意。至誠無息。是朱子推言之。非夫子口氣。旣言弗爲弗已。又舉君子言之者。蓋言彼一過一

不及。皆非吾所安。吾之所學者。其惟君子乎。君子卽聖者。聖非吾所能及。然不敢不勉。這一節。雖若歉焉。不敢自居。實有必欲到此地位之意。猶孟子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勿竟推開。依與遵不同。存疑。謂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遵則著力也。最明。依乎中庸句。依註緊與素隱行怪。對照。中庸雖兼無過不及。然此卻只對過一邊說。遯世不必是避世。只是與世相遠。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不悔不但是不改操。亦不動念。又不見有心把持。道在我。自忘顯晦。高中元曰。言遯世。又言不見知者。蓋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身既遯。人又不知。乃人所甚不堪者。顧涇陽云。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慍。有辨。慍者是己而非人。悔者。狗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世不見知。聖人止不悔而已。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多了我貴一層意思。便非皆說得最有味。遯世不見知句。依註緊與半塗而廢。對照。處窮如此。則處達可知。時解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二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甚謬。與章句相悖。雙峰饒氏。又謂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將二句強分難易。蒙引淺說因之。遂謂必至遯世不悔。方是知盡仁至。皆非章句意。能依自能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何難易之可分哉。註中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專承不悔說。唯聖者能之。勿說得太高。聖只是盡其性之所固有。人自不能如聖耳。弗爲弗已。求至於是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道理。止有一箇中。中到極處。便是聖。天下更沒有兩條路可走。只皆因氣拘物蔽。非過則不及。遂做成一個世界。不但素隱行怪。與半塗而廢。互相飛刺。就素隱行怪中。又自有許多樣不同。半塗而廢中。又自有許多樣不同。總之皆離乎中而已。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尋這個中。須是以戒慎恐懼之心。做知仁勇的工夫。以聖爲中之的。

求其必至於。是切不可被氣稟物欲做主。走到那兩路上去。

按末節與弗爲弗已對看。是安勉之分。與隱怪半塗對看。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重在中不中上。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這一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者。以君子爲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就君子身上言。費而隱。講家謂子思因素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爲索隱一流哉。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爲費。認理爲隱。自夫婦之愚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即在其中。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愚不肖所不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聖人所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皆說得至妙。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也。盡不得。天地也。盡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能載也。愚不肖所不能。卽是是語其小。而其小無內。莫能破也。何等樣昭著。何等樣活潑。故復舉鳶魚之詩申言之。鳶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隨舉一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崖嘗推言之曰。日月星辰。風雨雷露。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真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

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之簞瓢樂此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要如此推開看。方妙。子思謂之察。程子又謂之活者。何也。使道有一處不到。則微而不著。滯而不活矣。道則無處不在。豈不察甚。豈不活甚。潑潑地。是贊其活也。末節章句謂結上文。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及語小莫能破。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而鳶魚一節。兼大小言者。亦總結在內。這造字察字。都不是用力字。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今日學者。看這章書。總要曉得道無處不在。何處可容吾放肆。何處可容吾怠惰。真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得。知其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知其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須刻刻體認。處處檢點。方不負子思一點喫緊爲人之意。此章所謂大。卽後所謂洋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卽前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卽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流也。卽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大全雲峰胡氏及蒙引。皆以隱爲天命之性。費爲率性之道。此未是。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又有謂隱卽莫見乎隱之隱。此與看作素隱之隱者。同一謬也。莫見乎隱之隱。以心言。費而隱之隱。以道言。素隱之隱。是常道之外者。費隱之隱。是常道之內者。何得牽合。章句謂末節是結上文。而或問中所謂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一段。又却似就工夫言。故時文多淆惑。不知或問是就言外說。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旨。

道不遠人章

這一章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言道不遠人朱子曰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蓋此道常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俱謂三節相承重在遠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爲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此非章句意蓋論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皆相貫通但夫子立言之意一則以治人言之一則以愛人言之一則以責己言之每節各言一事不當牽合故大全雲峰胡氏及淺說皆依章句截然作三事看學者不當從晚近之說而輕議章句也君子以人治人史氏謂猶云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此於理固無礙然治人就教人言章句甚明不必立異史氏又謂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略改而卽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耳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未盡而雲峰胡氏則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二說似不同然雲峰所謂不敢以聖人責人者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耳若至善恰好處則是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雖曰因上章之言極其廣大故就篤實處言之而非爲拙工改廢繩墨也二家之說原不相礙改而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論語是聖人之忠恕中庸是覺者之忠恕恕之熟者方是仁乃張子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何也蒙引曰謂之盡仁者卽孟子所

謂求仁莫近焉之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止是恕，而章句謂是忠恕之事者。朱子曰：忠恕二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子臣弟友，大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汎說。蓋夫子雖未嘗爲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修之事者。蒙引云：慥慥贊美之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則在言外。以子臣弟友之事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無虛飾也。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無虛詞也。庸德易至不足，況愈行則愈見不足；有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有餘，況愈謹則愈見有餘，有餘則不敢盡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此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衍之，非又深一層。正所謂慥慥也。三節各就一事言，不相蒙，而皆以見道不遠人之意。彼素隱行怪者不知此，而曰求之荒唐虛渺，則雖曰治人也，適以亂之而已。雖曰愛人也，適以害之而已。雖曰自責也，適以自棄而已。卽有志於聖人之道，而不知於庸行之常，漸次求之，遽希乎聖神之域，亦非所以治人愛人責己也。讀這章書，可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乎此，不可須臾離。今日學者病痛，不在遠人，只患在於當知當行之道，不肯去篤實用功，全被氣稟物欲做主，是將不得爲人，豈但遠人而已。切宜猛省。

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總註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前章不同，勿泥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這一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迥邈放開者，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個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邈，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邈自卑，則愈切矣。合諸章看，子思一段喫緊爲人之意，何等細密。君子之道，道字，卽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爲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一例看者，非行遠自邈。登高自卑，方言進爲之道，或問甚明。高卑遠邈，明季講家俱云未達，卽是卑邈。既達卽是高遠。高遠卽寓於卑邈之中，卑邈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此說不是，依此則似以高遠屬隱，卑邈屬費。玩後章總註云：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邈，俱當就費上說。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卑邈也。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高遠也。且并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蓋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邈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邈，登高自卑之類也。存疑曰：理無遠邈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此皆說得極明。然則以兄弟妻子爲卑邈，父母爲高遠何也？蓋人子之事父母，固在妻子兄弟之先，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如何肯順？故以此爲行遠自邈，登高自卑之一事。在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家，樂妻孥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

兄弟宜妻子對言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孥矣。此斷章取義也。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怍焉。不能宜而和也。夫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皆庸德耳。皆素位中所當然耳。然高卑遠邇之不可紊如此。則庸德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況欲求之庸德之外哉。素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況欲求之素位之外哉。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學問。最怕是躐等凌節。夫子一生。自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步步有次序。教顏子博文約禮。必循循善誘。天下沒有無次序的學問。但有一說。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時時戒慎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能得力。若少有疎忽。便成病痛。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鬼神之爲德章

這一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驚於廣大也。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真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飾於虛僞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形氣。前以鳶魚言道。卽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卽物之氣以見道也。這鬼神二字。與論語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論語鬼神是端指天神地祇人鬼言。這個鬼神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章句恐學者求鬼神於杳冥。故引程子之言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又恐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又恐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又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

陰陽之流行者言。鬼神之爲德。猶云中庸之爲德。猶云鬼神之爲鬼神。侯氏以鬼神爲形而下。鬼神之德。爲形而上。非也。盛處在下。節體物而不可遺上。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盛。非也。蓋此章雖兼費隱。然隱字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在第十二章。本竝重。自道不遠人。以下八章。皆重言費。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漸歸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體物與生物不同。體字該生死。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歸也。自體物不遺以上。所言鬼神甚濶。自使天下之人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見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發見昭著。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是恍惚無定之意。乃是言其無處不是鬼神。此鬼神則是季路所問之鬼神。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言耳。此四節言鬼神之無不在。卽是言道之無不在。章句雖止就陰陽言。而所指則道也。末節乃歸結於誠曰。夫鬼神不見不聞。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以其實有此理。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而不可揜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大全蒙引存疑。皆言首節鬼神之盛。未以誠言。此節乃推原其所以盛。明季講家謂首節鬼神之德。卽指誠言。此節是申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此誤也。這誠字。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子思旣於此發其端。至下半部。乃極言之。蓋非誠。則中庸三達德五達道皆虛。學者讀這章書。須省察身心。不可使有一毫不實。真積力久。到至誠地位。則三達德五達道。一以貫之矣。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矣。

切宜猛省。

此章鬼神固不啻以人物之魂魄言。然人物之魂魄亦在其中。學者所不可不知。程朱之論謂人物氣聚而存。氣散而死。氣之精英爲心。心亦有散時。但縱死散未盡。所以有祭祀之禮。王陽明謂心無生死。與程朱所見不同。高忠憲甚宗朱子。而此說則同陽明。謂豈有賢愚善惡同歸於盡者。此皆涉於釋氏輪迴之說。陳幾亭嘗論之曰。人死而有不滅者存。以爲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日矣。以爲必無。則伯有之事甚衆。蓋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厲不遽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時散耳。斯言近似。然須知大德亦非有意長存。只知有至誠無妄。所謂生我順事沒吾寧也。長存其自然之驗耳。若冀其長存而求之。虛無寂滅。卽幸而存。亦與強厲不遽散者等耳。非君子正誼明道之學也。

松陽講義卷之二

中庸

舜其大孝章

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乃費之大者。而這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爲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一個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二分德行。便自以爲能顯親。有些小爵祿。便自以爲能尊親。略略光前裕後。便自以爲能慰親心。故不覺深致歎於舜曰。舜其大孝也。與。蓋言孝之量本大。惟舜能全乎其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大何如。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且是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蓋德不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宥密之中。故大德未嘗有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直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干祿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大德。壽非大德所敢祈也。而期頤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較著者矣。不觀生物之天乎。生物者天也。而物之榮落。天不能主。特因其材焉耳。天非有心厚之。亦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爲栽者耶。栽者固有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者。仍物也。其材而爲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天則因而覆之。覆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覆者。仍物

也。又不觀之周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既宜於在野之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愛子。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卽物之栽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卽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祿之受。孰非德所自致乎。故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爲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爲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爲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爲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舜是何等樣孝。只完得本分內事。這個原沒有限量。安有可住足之處。須儘我力量做去。終身無一刻懈怠。庶幾少盡萬分之一。

此章以德與尊富饗保。證明大孝。白雲許氏之說如此。晚村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許說不同。前輩皆從許說。似不必更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說。此皆是補子思本文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蒙引是。

武王周公章

這一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卽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達孝依註。只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蓋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則人自不能不歎服。與

天下歸仁同例。這不是空空讚歎。便是合天下遠近親疎剛柔知愚之人。都化於孝中了。雙峰饒氏謂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作達權通變之達。看尤謬。次節泛論孝的道理。而武周在其。中善繼善述。功業有功業之繼述。制作有制作之繼述。二善字。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懿。并以武周擬不炎。可乎。說得極明。總之先王之志事。只是一個道。道上擴充得盡。便是善繼述。註中原合續緒有天下制作言之。不專指有天下也。春秋以下。亦不是以之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卽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爲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爲通乎下。屬序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爲敬所尊。通乎下爲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禘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卽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朱子或問中論廟制最詳。當細玩。陳宗器見於尙書之顧命。設裳衣。見於周禮守祧之職。薦時食。見於周禮庖人之職。註只是舉一以概其餘。俱當細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泛指祭禮。昭穆二字。亦詳或問中。陳介眉曰。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裸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最明時文多誤看。甚至如艾千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大祖。此讀禮不精之過。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

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大全許氏兼賢否言稍疎。旅酬下爲上。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酒也。時文有解作斟酒者。其誤起於蒙引。亦是讀禮不精之故。逮賤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這兩節。祫祭時皆如此。時祭時亦皆如此。以言乎其禮。則皆無不備。以言乎其義。則皆無不周。自上及下。皆得盡其尊祖敬宗之心。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如此。可見其善繼善述矣。當其時。但見武周所踐之位。先王之位也。主祭助祭。各有其次。武周所行之禮。先王之禮也。堂事室事。各有其典。武周所奏之樂。先王之樂也。堂上堂下。各有其節。蓋於道上無絲毫欠缺。卽於志事無絲毫不合。以此位禮樂而敬祖考。敬先王之所尊也。如春秋一節。以此位禮樂而愛子孫臣庶。愛先王之所親也。如序昭穆一節。先王雖死矣。而事之如生。先王雖亡矣。而事之如存。孝至此亦至矣。天下之人。有不通謂之孝者哉。這一節註。雖云結上文兩節。然上兩節通上下言。這一節專就武周身上言。略不同此。以上是就其祀先之禮觀之。其孝已如此。況其所制祭祀之禮。更不止此。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祀夫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

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這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爲深遠。當時武王周公體道工夫。到極至處。真見是道。察乎天地。所以能制得這個禮。這不是容易的人。若能明得這個禮義。則其識見。便與武周一樣。其力量。便與武周一樣。這便到一貫地位了。天下更無難事。治國有不如示諸掌乎。武周制作之妙如此。所以謂之善繼善述。所以謂之達孝。今人未能到這個地位。縱有些好處。不過是道之一支一節。視武周聖人。真不啻霄壤。何得便自畫。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這個大規模。存在胸中。卻從卑邇處做起。由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漸漸擴充去。不到極至地位。決不宜歇手。庶幾有個長進日子。若先自放倒。便終身不能見聖人藩籬。子思所以言道之費。必推論至此。指示學者之意深矣。不要作武周論贊看過了。

春秋二節。俱兼時祭。時祭。時祭。時祭。分配兩節者。此時說之謬也。晚村謂時說亦無大謬。羣昭羣穆。咸在。定是禘祭。此殊不然。高曾子孫。便有昭穆。晚村謂其指先王也。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是文王志事。此恐亦未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

晚村謂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卽是繼述之善。此最說得好。又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於天。陰統於陽之類。殊爲可笑。又謂禮達於治。義蘊甚精。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皆足破時解之誤。

郊社禘嘗。自先儒鄭康成王肅各持一說。紛紛爭論。互有是非。總折衷於朱子而已。學者欲知其詳。宜先求之三禮註疏。而以朱子之說斷之。然朱子亦間有未定之論。如此章。大全朱子取五峰無北郊之

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社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激之說最明。

自誠明章

這一章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子思蓋深有味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謂夫不能盡同者。氣質之稟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有一種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自誠而明也。是其氣質純粹。所性而有者乎。卽所謂誠者也。有一種人。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此自明而誠也。是其氣質不能不稍有駁雜。由教而入者乎。卽所謂誠之者也。此其從入之途。不能不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性而有者言之。誠便明矣。其於此理。固無少虧欠。以由教入者言之。能明理則可至於誠矣。其於此理。亦無少虧欠。所不同者。遲速之間耳。而豈有異哉。兩個則字。雖上一則字意緊。下一則字意慢。然總是決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子思意思。全歸重人道上。自古聖人。從這一路做成者多。生知安行者。能有幾人。今日我輩所以未得爲聖人。只是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明。篤行以求誠耳。不是聖人不可學。努力努力。

兩箇自字。淺說云。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明季講家。皆如此說。蓋以誠明二字無節次。非由此至彼也。然大全葉氏。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二字有節次耳。

大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說得極明。明季講家。必欲混而一之。真屬怪事。

末二句。大全三山陳氏。雙峰饒氏。淺說。俱作成功則一看。獨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一也之意。此不可從。

其次致曲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人。發明人道。然章內仍兼知行言。蓋行必本於知。知行原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盡性。恐學者道是性。只至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固有。亦人人能盡。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次而盡。只看用力何如耳。故開口說一句。其次致曲。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其次註謂通大賢以下。蓋非一種人。人之氣質昏明強弱。固萬有不齊。然這個工夫。無不可做。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峰謂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后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卽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段亦本大全朱子。而發得更暢。此曲是好的曲。是從性上發出。不是從氣質發出。若夷惠之曲。便叫不得好。便是從氣質發出。致是擴充的意。不是止就一曲上做到極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謂致曲。致曲兼知行。黃氏洵饒。謂在知行之間者。謬。曲能有誠。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皆誠。但猶未是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曲之誠者。謬。晚村謂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未是下了一箇致字。便不是

一曲之誠了。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不是曲能有誠。一蹴便可如此。其間節節有工夫。誠積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形者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積。著者粹然盎然。赫然喧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積。人皆歆羨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能遷善去惡。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知其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者。是盡人物之性事。夫惟天下至誠。能感人而使人化。今其次亦到化的地位。豈非已造於至誠之域哉。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能鼓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莫測哉。此化字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夫其次與至誠相去懸絕。而及其成功。則一可見天下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學之聖人。故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今學者莫不有是曲。所爭只在致與不致。不能致。則隨發隨滅。純被氣稟物欲。做主日昏一日。直到夜氣不足以存。須要看朱子所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這一個遂字。有不可少緩之意。脚根便要從此立定。不許他再走作。猛力做去。子思一章。都是歆動人意思。却又有個責成人的意思在。至誠可到而不能到。便是自暴自棄了。

按廣平游氏講致曲。曲字作曲折之曲。朱子於或問中。已辨其非。而明季講家。猶有襲用其說者。今只當以註爲正。

誠者自成也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然章內卻兼知行言。蓋能行方是真知。知行工夫。不相離也。承上章

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恐學者看得誠字高遠。不可幾及。不肯擔在身上。故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個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爲物。而不知有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多認這道是可行不可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耑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又恐人疑自成是有。了期的。自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自道工夫。全在實心。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誠。自道工夫。全在自道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又恐人疑自成自道。耑爲一己之事。故末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己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卽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卽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卽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學者看這章書。可見至誠雖不易及。這誠的理。却是我性所固有。是不可

須臾離的。吾與至誠相去懸絕者。只是不肯用力耳。非至誠之不可學也。讀至此。便要想成。所謂彼丈夫也。吾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便要想顏淵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首節大全。雲峰胡氏。新安陳氏。蒙引存疑。俱以誠爲天命之性。道爲率性之道。愚向疑誠卽道也。不應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難道率性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所當用功乎。然先儒皆如此分看者。豈以首章天命屬未發。率性屬已發。下學工夫。尤當在發處著力乎。如前章致曲。亦是發處工夫。大學明明德章。亦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蓋未發之時。雖未嘗無工夫。只是一箇戒慎恐懼。發時病痛最多。用力尤難。故聖賢往往單提發處。教人用功。發處工夫到。則未發時。亦便得力。能著實做自道工夫。則便能自成。此節之旨。或當然也。今姑依之。

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賓意。不可作正意看。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爲非。

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兩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率合。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

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
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實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俱就實心說。
須辨。

故至誠無息章

這一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爲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貨財殖焉以上。見天地之類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

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況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不息卽是無息。無分別。微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己身上事。徵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

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爲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爲用。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言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省文互見也。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俱有一悠遠。博厚高明之後。俱有一悠久。又須知悠遠博厚高明雖在外。而外實根於內。但未嘗明言兼內意。至悠久處下一久字。始顯出兼內意耳。故章句既云悠久卽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而言也。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而曰不見不動無爲者。只是順萬事而無情見。動爲也不是不好的。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耳。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竝育一節之例。爲物不貳。如何便能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厚高明悠久。自然能生物。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今夫天一節。正言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言昭昭撮土者。乃立言者抑揚起復之勢。及其云者。自吾人就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耳。山水二段。就天地中舉出一山。舉出一水。俱完備天地之理。益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此以上言聖人而極言其及物之功。言天地而極言其生物之化。恐人徒侈言功用。而忘其本源之所在也。故末節又引詩。而歸重於誠。舉一天而地可知。舉一文而羣聖可知。於程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是天人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勇。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間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皆具個勇。有一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問息不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

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蒙引卻云天地亦由積累。蒙引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亦有積累。章句是由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講家謂命如命脈之命。非命令之命。不必如此說。只是一箇命。但須知此是就主宰處說。指其出令之原耳。

大哉聖人之道章

這一章。是申言道之費。以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極其全。亦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猶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蓋子思將詳言人道。恐人不肯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贊歎一番。這個道。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本是人人共有。自人拘於氣蔽於欲。而此道遂爲聖人之道。這聖人之道。不是不可學的。亦不是容易學的。非比百家之道。可以偏僻。可以相疎。是一個不可限量的物事。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蓋氣之流行。卽理之流行也。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乎天焉。蓋氣之充塞。卽理之充塞也。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這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是故君子有修德凝道。

之功焉。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疎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這一句說修德凝道工夫已盡了。朱子云：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這一條說此節問架亦最明。但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卻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篁墩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如史氏伯璿蒙引諸家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支離甚矣。這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透徹地位，則德修而道凝，無所往而不宜。雖居上居下處治處亂境各不同，而無在非天理流行貫徹乎其間，無在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大綱正而萬目舉，自然不驕不倍足興足容。詩之言既明且哲，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即尊德性道問學而德修道凝之謂也。詩之言以保其身，即處上下治亂無不宜之謂也。保身不專就無道默容處言，亦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只是天理爛熟所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上一毫虧缺，身雖存不可謂保。故朱子謂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

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曉得聖人之道。雖說得極大。卻不是不可到底。誠能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去做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熟後。自然無往不宜。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眼前極平常的事。但方在氣拘物蔽之時。不是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安能到這個地位。須要努力向前。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庶不負子思這一番指點人意思。更有一說。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卻似兩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略也。又明季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卽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

德性不出乎廣大高明之類。問學不出乎精微中庸之類。或問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明季講家因此遂謂註中屬字。作不得目字。此固不是。又廣大高明故厚。總是此理精微。中庸新禮。亦總是此理。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晚村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今人因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愚謂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恐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煞。

晚村謂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卽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淳朴。然或箕倨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卽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又因以字變例。便生出此一番議論耳。晚村此一條。最足闢時解之謬。大全雲峰胡氏。看以字不免支離。

他處專言中庸。則自包得精微與新禮。且包得廣大高明故厚。此處與諸項對說。則只是中庸。不必側重。

史氏以穀之已在倉者。比廣大四者。以穀之未入倉者。比精微四者。此未確。蓋以賦予言之。則精微四者。皆是本然。皆可云穀之在倉者。若以學力言之。則惟故厚二字。註云。已知已能。若廣大高明。都難作見成看。

仲尼祖述堯舜章

這一章。見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首節依雙峰饒氏說。謂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用一個學字最好。人皆謂仲尼生知安行。不知生知安行。未嘗不學也。堯舜文武之道。卽中庸之道。仲尼學堯舜文武之道。卽是學中庸之道。堯舜遠而法不盡傳。故章句言遠宗其道。文武近而法無不備。故章句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中。是道也。在天則爲天時。春夏秋冬。有自然之運。堯舜文武。以此順時而爲政。時不同。而無過不及者。則同。仲尼之順時。亦如堯舜文武之順時。

而已。在地則爲水土。東西南北有一定之理。堯舜文武以此隨地而制宜。地不一而無過不及者。則一。仲尼之隨地。亦如堯舜文武之隨地而已。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無非天時水土之理。流動充滿。無內外之殊也。自大綱以至於細節。無非天時水土之理。發見昭著。無本末之異也。此在仲尼自視。但見其爲學。自人視仲尼。則但見其爲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是其博厚也。無不覆幬。是其高明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是其博厚之悠久也。如日月之代明。是其高明之悠久也。是則天時水土。卽在仲尼身上。仲尼之身。卽一天時水土。仲尼與天地。豈有二乎。故欲觀仲尼者。觀天地而已。試觀天地間。有知無知。萬物如此。其不齊也。然竝育焉。而未嘗見其相害。錯行代明。道如此。其不一也。然竝行焉。而未嘗見其相悖。雖以勢言。物有搏噬。道有愆伏。不無窒礙。而以理言。物自安其物之常。道自安其道之常。各不相妨。自其不害不悖者言之。一塵一息。皆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竝育竝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非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化也。川流敦化。費而上下察者也。小德大德。隱而不見聞者也。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豈有一毫讓天地哉。萬物二句。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處分見其大四句。皆是天地所以爲大。無淺深。大德小德。只是一德。分合言之耳。亦無淺深。朱子謂大德小德。如忠恕。如中和。是就人心言。則以聚於心者爲大德。散於事者爲小德。然聚於心而渾然之中。未嘗無燦然者存。則小德實包乎大德之中。散於事而燦然之中。未嘗無渾然者存。則大德實運於小德之內。亦非有二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此雖是夫子天縱之德。然亦由學而至。觀論語志學一章。可見人只患學不力。不患聖不可到。仲尼而

后無有如仲尼之配天地者。無有如仲尼之憤樂忘年也。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不知徒嚮往亦何益。惟從事尊德性道問學工夫。浸灌陶鑄於優優洋洋之中。日親日近。庶不負子思揭仲尼以示天下萬世之意。

章句內外本末。據蒙引存疑淺說。則所謂末者。指不時不食之類。所謂本者。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爲外。心則爲內。據大全北溪陳氏潛室陳氏。則以不時不食之類爲事爲末。而卽爲外。以仕止久速之類爲行爲本。而卽爲內。據史氏伯璿。則以不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爲末爲外。而以其所以然者爲本爲內。蒙引存疑之說似長。今從之。

講家皆以理之變遷者爲律天時。以理之不遷者爲襲水土。此說亦是。然細玩或問。却不如此。今依或問。

黃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惟天下至聖章

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知卽包得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特抽出細言之耳。居上臨下。千變萬化。至難調劑。至聖之聰

明睿知無微不照。故能有臨。容執敬別。皆是有臨中事。度量寬大者。能容。然有能容處。亦有不能容處。至聖之仁。則寬裕溫柔。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容。操持牢固者。能執。然有能執處。亦有不能執處。至聖之義。則發強剛毅。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執。禮智皆然。此小德之在內者。周徧廣闊。是爲溥博。蓄之厚也。靜深有本。是爲淵泉。資之深也。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了。其實是形容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充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卽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眞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盡矣。又恐人淺視夫溥博淵泉也。復就其溥博者。形容之曰如天。見其包含無限量。就其淵泉者。形容之曰如淵。見其停蓄無窮極。充積之極盛如此。其德爲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時出也。復就其出而爲威儀者。形容之曰見而民莫不敬。就其出而爲言行者。形容之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發見之當可又如此。其德爲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敬信說也。復極言之。蓋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親可知矣。此其德豈非卽一天之德耶。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學者讀這章書。要想至聖川流之妙如此。吾輩今日。如何能望見其堂奧工夫。只在道問學。果能盡道問學工夫。則粗疎之氣習。去得一分。至聖之德。便近一分。川流之妙。未必如登天之必不可及也。

勿將至聖作塵飯塗羹看。

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次節註云。五者之德。

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卽在其中。

至誠至聖兩章。旣以小德大德分。而總註又云。上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大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裏。但子思言至聖。則就德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故爲表。爲發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爲裏。爲存主。不比他處言人心之發見存主。

惟天下至誠章

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名分秩然之謂經。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藹然之謂綸。這便是大德。天下之大本。若就其中細看。則萬象森然具備。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真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倚則真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氣稟不得而奪。人欲不得而搖。這便是大德。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看。則萬物粲然具列。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默然契合。自有而之。無謂之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所以育。太極不離。

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太極不雜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雜。這便是大德在至誠原不是一箇空腔子。有大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言其大德耳。這三句。至誠敦化之意盡矣。又申之曰。夫焉有所倚者。又見其自然而然。不倚於思。不倚於勉。猶無息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句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蓋以經綸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經綸爲功用。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爲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在外者不同。肫肫節又承上文而申贊其功用之妙。不是又深一層。言經綸大經是一仁之貫徹也。而仁則肫肫立大本一淵之中存也。而淵則淵淵知化育一天之運行也。而天則浩浩。此三句。便有形容不盡之意。故卽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聰明聖知上。用一固字。要看得好。天下亦有絕世之聰明。却是虛浮慧巧。不在義理上用。不但喚不得實聰實明。并喚不得聰明。若能辨別義理。而略有一毫未至。這是聰明而未實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是天下至誠。猶云惟至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惟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聰明睿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然須知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卽就大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肫肫曰淵淵曰浩浩。以大德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禮焉。知焉。溥博淵泉。而自不窮於時出。虻無兩層。存疑曰。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說得兩章之義了然。但有一說。小德大德。在至聖至誠。是合一的。若在學者。則如何能便合。也有大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小德上全欠缺。也有小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大德上全欠缺。須是尊德性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大德。道問學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小德。至德修道凝地位。便無可分了。讀這兩章。

書者必汲汲將德性問學工夫着力去做方纔有益。

按朱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峯饒氏謂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大經是致和事。似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大經只是舉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蓋中和雖分屬已發未發。其實二者各有內外動靜。中藏於內而自有中之作用。發見於外。經綸大經是也。不是作用皆屬和。和雖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具於內。溥博淵泉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益可想見中和界分。

史氏伯璿講祖述章謂大德小德是隱。川流敦化是費。極是。此章乃以經綸大經爲費。立本知化育爲隱。則誤。經綸何嘗無隱。立本知化育何嘗不費。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二句。上文明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爲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二句。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淵浩浩是形容之詞。不必如存疑。作一例看。

衣錦尙絢章

這一章是中庸之結尾。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遙相照應。一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蓋上三章言仲尼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是豈一蹴可至哉。學者必從下學始。下學必從爲己之心始。故首引衣錦尙絢之詩。以發明爲己之義。錦可衣不可著也。君子貴有美在中。自然發見而不貴其有意表暴。故闡然而日章者。君子之道也。然而日亡者。小人之道也。一爲己不爲己。而君子小人之分途在此。豈非學者所當首務哉。淡而不厭三

句。不過是形容闐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棱角者。溫也。然事之執是執非。人之執賢執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然有這爲己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以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見得個爲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個知字。卽大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蓋子思將教人去。做慎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個爲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次序。潛雖伏矣。二節。乃是正言入德工夫。潛雖伏矣。節。卽首章慎獨之事。相在爾室。節。卽首章戒懼之事。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慎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做慎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贊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相在爾室。節。晚村謂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晚村此條最是。大全雲峯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奏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慎獨戒懼

來。但奏假節效尙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峯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慎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怒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詩言不顯。子思易之以篤。恭二字。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峯胡氏謂不顯之德。卽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關雝麟趾之精意。少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中庸說到此已盡。子思深有味乎不顯篤恭之妙。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直至無聲無臭。而曰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其贊歎之深。溢於言外。然不是徒慕上達。正欲勉人下學。以企及之耳。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卽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峯饒氏。專以此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若專指此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不顯地位。雖極高極遠。却不過從爲己之心。慎獨戒懼之功。便可做到。可見上達。只在下學之中。人只思不下學。不患上達。今且就下學中爲己二字。先去體認。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爲人。原從學內分別出來。若不會去學。從何處分別。就如穿衣服一般。知道錦是好的了。却有衣錦尙綱的。有衣錦尙錦的。有衣綱尙錦的。若不會知有錦。這都不必論了。今日學者。胸中一味苟且。外面亦一味苟

且徹內徹外。都沒有錦。不但不是君子。且不免爲小人所嗤。又有論爲己爲人。須大家努力去志於學。將聖賢擇善固執工夫。任在身上。胸中有個錦了。然後以爲己爲心。以戒懼慎獨爲實下手處。方是下學實際。

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則先戒懼而後慎獨。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則先慎獨而後戒懼。此說本朱氏公遷。其實不然。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后不同耳。豈得如此分乎。

晚村謂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闡然二字爲甚。是村師強拈此二字以貫通章。如江門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一般。闡然是形容外邊。是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然講章亦有所本。大全朱子有一條云。自章首尙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此卽講章重闡然之意也。但謂章內有此意。則可。卽用此二字貫通章。卻不妥。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卽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松陽講義卷之四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這一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之意。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循循善誘之意。大抵人不肯學。多是看做煩難勞苦之事。不知人只是不去學耳。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妙處。這個學原不是煩難勞苦的。以其始而言之。有如知天命之性皆同。而氣質之性有異。一旦發憤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以行此理。這便是學了。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到了這箇境界。豈不中心悅懌。有自住不得之勢乎。以其中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人人共有的。人雖多爲氣質所蔽。而其本然之理。未嘗不在。特吾之學未能及人。則無以動其固有之心。有如學益進。習益熟。悅益深。則信從自衆。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歡欣宣暢。比于悅更爲發舒乎。以其成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無時不然的。但處順易。處逆難。吾之學未能到義精仁熟地位。則一遭逆境。未免有不平之意。有如學愈進。習愈熟。悅愈深。則知行各造其極。所見高明。而真有以見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雖遇極不堪之境。

不但不大段忿怒。要求其胸中。略合一纖芥不平也。沒有。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是成德君子乎。可見學不是箇煩難勞苦的。只怕人不去做工夫耳。但這一章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着實。認得了這學字。方可去講通章之義。所學果何事。如何樣去學。註只云。學之爲言效也。然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大全云。所以學爲聖人也。又云。學爲人也。然所謂聖人者。果如何。所謂人者。又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曰。知曰。行曰。覺。皆是虛字。所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箇着實。則此等字面。皆可爲異學所借。要討着實。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方有主張。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體認。然後此一箇學字。有着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大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爲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略之法也。在夫子此時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亦未之及。蓋原對已掃去者言。非對未掃去者言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認清了這箇學字。若這箇學字。認不清。只管去時習。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召同類。便是一班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爲世道害。更不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如告子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而不悔。而不知其病已不可救藥。此不可不懼也。既認清了學字。須要猛力去做。時習工夫。做了一層。又進一層。直要到君子地位。中間無可歇手處。

大全解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解悅樂二字云。悅

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皆說得最好。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

此章三節。依愛引則與大學三綱領一例。朋來便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依存疑是開口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迨工夫既深。則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慍。蓋三綱領由己及人。是橫說學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長。

晚村論此章云。儒者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物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按也。此一條辨學字亦極明。最宜玩味。

明季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襲取凌節。皆是助長一邊。此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深。說字下文。尙有樂與不慍在。大全朱子云。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此深有意。此是朱子推記者集論語之意。若聖人開口說一學。

字。不是限定學爲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不可混也。

不愠。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亦是不愠。息邪距淫。亦是不愠。居夷浮海。亦是不愠。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愠。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便是不愠。

雙峯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朋來不愠。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見人不可不孝弟。蓋有子見天下人病痛。皆起于不孝弟。犯上作亂之事。紛紛於世。都從不孝弟起。仁民愛物之事。莫能行也。從不孝弟起。孝弟原是天理所當然。不是要引亂推恩。纔去孝弟。然一孝弟。則便可以弭天下之大禍。建天下之大業。愈見不可不孝弟。人不會將孝弟細看。只道他不過是一庸德。不過是一庸言。不知其功用至大。萬福之源。皆從此出。就凡人論之。只怕不孝弟耳。或其人天資好而孝弟。或其人學力勝而孝弟。則便迥然與尋常人不同。犯上作亂之事。自然無了。蓋犯亂之事。多起于心之乖戾。孝弟則其心和順。安得復有犯亂之事。在凡人如此。而況君子之天資。百倍于凡人者乎。君子之學力。百倍于凡人者乎。蓋凡事有本。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本者也。本不立。則常覺道之難。本立。則自覺道之易。一事有一事之道。便有一事之本。萬事有萬事之道。便有萬事之本。若上所謂孝弟也者。這便是行仁之本。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雖是仁中之一事。而仁之用皆從此起。或行道于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萬物一體之恩。必由孝弟推之。或行道于下。而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天下爲公。

之量亦必由孝弟推之。被四表格上下皆孝弟所推也。位天地育萬物亦孝弟所推也。孝弟之用何等樣大。論治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治之本者也。論學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學之本者也。故夫子與曾子論孝。舉天下之理皆歸之孝。有子論孝弟則舉孝弟以達天下之理。其言互相發明。而記者以此章記于夫子論學章後。亦見聖門之學莫大于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孝弟二字。身體力行。若這箇上虧欠了。便觸處成病痛。縱逞才略。做得些事業。亦如無根之木。雖枝葉茂盛。都不中用。然這箇孝弟。又是最易虧欠的。如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漸次而移。多是不知不覺。須要常常猛省。

仇滄柱謂此章注。以行仁訓爲仁。明是就仁之發用言。必遡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體用言之。按大全講仁字最詳。亦只因其是第一箇仁字。其實有子此章。只在發用上言。

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深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天淵不同。大抵明季習氣。詆毀程朱。無所忌憚。只是心粗氣浮。不會細思。

仁山金氏謂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蒙引存疑及晚村俱不主此說。謂上下二節雖有淺深。勿分學質。愚謂以質言者不必無學。然得力于質者多。則雖曰以質言可也。以學言者不必無質。然得力于學者多。則雖曰以學言可也。仁山之說亦未嘗差。但不分者尤較直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這一章是曾子省身之學。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

爲聖爲賢者。此身爲禽爲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爲氣稟所拘。勿爲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而爲天地生民所倚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內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外面不差。心內却不能無私。此固不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看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蓋言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于氣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纔立得這箇身定。方纔是真能省察。此處要想會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本是無事。不然曾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只因此三件。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的。于此三件。必要斬盡根株。其他無事。不然可知。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涉世局上去。如爲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籌畫得失。雖竭盡心力。叫不得忠。須在道理上竭盡無遺。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矜然諾。急期約。雖出言不爽。叫不得信。須在道理上真實不欺。方纔是信。受之于師。而止是專門之學。一偏之見。雖口誦心維。夙興夜寐。叫不得習。須是所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學。我能尊所聞而行所知。方纔是習。曾子于三省前。尚有格物致知一層工夫。于道理已認得明白。故其所猛省者。只在三個不字上。若學者未曾有格致工夫。忠信習三字。尙認不清。這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工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則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知存養。則一到動時。手忙腳亂。如何能省。皆須曉得。至于大全內。朱子有一條云。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渣滓。去未盡。

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又一條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的。二條不同。查語類前一條。是何叔京所記。乙未以前所聞。後一條。是陳安卿所記。庚戌己未所聞。後一條。是定論。若明季講家。謂三省不是無主腦學問。遂謂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背。真積力久之後。方能一貫。豈合下便能如此。三省主腦。自在存養。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的身。與曾子一樣的。曾子却如此珍重其身。必要使之自慊。不肯使有一毫欠缺。吾却不管他。任憑他流于污下。豈不是自棄。又要思曾子的身。不知他用過多少工夫了。他却如此戰戰兢兢。吾的身。比曾子尙差遠。如何却放膽。不知戒慎。不知恐懼。豈不是自暴。以天地父母之身。做個自棄自暴的身。可愧孰甚。可愧孰甚。及早猛省。庶不到墮落地位。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這一章言治國之要。人君能以是五者存于心。則雖禮樂刑政未及備具。而大綱已舉矣。這便是王道本領。大抵當時列國之君。多欠缺此五者。大綱先差。卽條教號令。精詳嚴密。亦不濟事。夫子特揭此五件示之。所謂有關係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楊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敬信節愛時。使都有實事在。然只是大綱好。只算在心上。故云未及爲政。胡注謂五者以敬爲主。朱子又有反覆相因之說。皆是先儒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當時。只是平說。敬字有淺深。若深言之。則只一敬字。便可包得下四件。修己以敬之敬是也。若淺言之。則只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便

說到包括衆善。此章之敬是也。注以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解此敬字。主一無適。亦有淺深。不拘何敬字。皆可用得。信字不用權詐。不朝更暮改。皆是一段真確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化之時。而真確者常在。況到底是守常之時多。變化之時少。節用不必說到節非徧蓄之節。如周官內府史胥徒。其稍食之費無算。朝覲聘問。其玉帛之費無算。不可損。自然不損。這個何消說。只是當節的。再沒有不節。刻刻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于淳朴。愛人不必說到愛非姑息之愛。如康誥內不孝友者。其罰無赦。羣飲者。其罰無赦。不可寬的自然不寬。這個何消說。只是當愛的。再沒有不愛。刻刻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其遊於蕩平。至於使民。亦不必說到不能不使處。如成湯之伐夏舍穡事。周宣之興師以六月。不得已處。自然難已。這箇何消說。只是可以不使的。決不敢輕使。不可不使的。亦必要時使。刻刻以小民稼穡艱難。置于寤寐。度其早晚。計其豐凶。視築場納禾之事。重于金城湯池。松茂竹苞之事。人君用心能常不離此五者。一國之氣象。自然與末世不同。使其因此能創制立法。盡美盡善。固爲可大可大之模。卽法令未盡具。制度未盡備。疎節闊目。亦不失爲政簡刑清之治。唐虞之所以時雍。成周之所以刑措。其道雖不盡于此。而此則其本領也。若無此本領。縱有高才異智。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今學者讀聖賢書。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胸中須先有王道規模。不可使有一毫雜伯氣習。宜將此章反覆玩味。定其本領。再去講求禮樂刑政。一旦出而在位。方不似世俗人品。至于敬之一字。是聖門至要緊工夫。無論爲政爲學。皆當體認。從古講敬字。莫如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說得切當。而主一無適四字之解。又莫如薛文清公瑄說得明白。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

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卽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合程子文清之言觀之。敬字之義了然矣。誠能于此實下工夫。由淺而深。學術政事。皆可一以貫之。此胡注以敬爲主之意。當于言外深味之者也。

近年時文。因注有但言其所存未及爲政一句。講來却似爲政者。只要空守一心光景。殊失注意。如中庸言致中而天地位。致中是未發工夫。未見之于事。如何天地便位。蓋內面有致中工夫。則外面亦必有實事。其設施定不同。但只是大綱好。未能如致和之精細。所以只得天地位。講家亦多錯認致中是空守一心。故于天地位多說不去。此章五件。比致中稍淺。然其但言心。而卽有實事。則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這一章。聖人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不但教弟子。凡爲父兄師長者。皆不可不知也。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卽氣稟好的。亦同歸于壞。童蒙之時。根脚既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卽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況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所以夫子說著弟子。不覺拳拳。然一則喜其天機未鑿。易與爲善。一則怕其人欲漸開。亦易與爲惡。他日之成敗。全視今日之教育何如。故慮之不得不周。防之不得不密。督之不得不嚴。導之不得不勤。入則欲其孝也。顯親揚名之事。雖未可以責弟子。而溫清定省。必不可以或缺。出則欲其弟也。憲老乞言之典。雖未可以責弟子。而灑掃應對。必不可以或肆。言有物而行有恆。弟子之言行。不能遽如成人之言行。而必使常在規矩之中。則謹而信也。尊賢而容衆。弟子之交與不

能遽如成人之交與。而必使漸知等殺之辨。則泛愛衆而親仁也。至于格物窮理。大學之功。弟子雖未能遽到。而詩書六藝之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之日粹。擴充其聰明。而使之日闢者。又不可不學也。這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安定。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卽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且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于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莫不自弟子時做成的。其所以爲教者。雖不一。然總是引之于義理。而未嘗一毫雜於功利。所以養得人品純粹中正。後世爲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無論矣。卽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卽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爲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個念頭。橫于胸中。卽使工夫一如古人。亦是爲人。而非爲己了。況念頭旣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于外。所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爲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爲俗人也。爲人子弟者。胡不一思。而甘以父母之身爲俗人也。朱子特地輯一部小學示學者。正與此章相表裏。更有一說。今人爲弟子時。旣不幸而失教。及老大而自悔。已無及矣。則如之何。此不必憂也。朱子于大學或問中。亦有此段議論。以爲惟敬之一字。可以補小學之缺。誠能百倍其功。以從事于此。不患其不達。雖不幸過時。而後學猶愈于不學者也。

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說重了。學文固是怕上六者有差誤。然亦不專是講明六者。不要說拘了。

新安倪氏云。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

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將二章之旨融會得最妙。一是大學之事。一是小學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這一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重。學字對行說。則便專指窮理一邊。大抵天下無實行之人。則不成世道。然實行必由乎實學。若不學而徒言行。則所謂行者。豈能毫無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窮理不讀書。而能篤行篤行而一無病痛者也。子夏蓋見當時之人行多虧缺。故慨然想一篤行之人。謂緇衣之風邈矣。賢而不知其賢者多矣。況能知所以好之道乎。有人焉。賢賢易色。而實能盡好賢之道。克諧之化既遠。誰則能無媿于父母者。有人焉。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實能盡爲子之道。明良之義久晦。誰則能無負乎君者。有人焉。事君能致其身。而實能盡爲臣之道。麗澤之義久衰。誰則無慚于友者。有人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而實能盡交友之道。就其大綱而觀之。而大綱無一之虧欠。就其節目而觀之。而節目無一之疎略。情文兼備。而經權悉洽。若此者。人或疑其由于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于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卽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悃悃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了。而生知安行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蓋讀書窮理。真積力久。而天理人欲之界。判然胸中。故能于賢親君友間。各盡其道如此。人欲如若人之行。當先如若人之學。所以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工夫。不可偏廢。而子夏平日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卽此章之意。至若後世訓詁記誦辭章之學。誇多鬪靡。

而無益于倫紀。非子夏之所謂學。子夏此章亦非謂救此種學而發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吾人不可不敦者實行不可不務者實學若不從實行上着力雖終日講學與不學者何異與誇多鬪靡之學何異。然或但知實行而不知實學或反以實學爲支離則又未免走入荆棘中去。須是以實學去做實行方得爲宇宙間全人。

看此章注。圈內圈外不同。依圈內則雖曰未學是假設之詞不是真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依圈外。吳氏注則雖曰未學乃真實說他未學。非假設之辭。蒙引亦從吳注。故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然畢竟以朱子注爲正。

辛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肯爲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內注之意。但須知此章未嘗無貴實行之意。只不可說學貴實行將這學看混了。

若將此章學字兼涵養窮理說似亦可。然以博學篤志章推之則專主窮理言。尤切子夏之意。

吾必謂之學矣。這學字也有淺深。如朱子謂君實忠信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夷亦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豈是未學的。只是學得稍粗。故有程子朱子之行。便有程子朱子之學。有君實堯夫之行。便有君實堯夫之學。總是必由于學。

圈內與圈外注意思何以不盡一。蓋朱子于疑處。便不敢輕斷。此便是教人讀書之法。

時解謂卽此是學。竟作箴救俗學意看。其意亦謂不必詞章記誦。而後謂之學。非謂不必涵養。不必窮理。而可謂學也。然人最易誤認。不如從辛復元說爲長。

子曰君子不重章

這一章。是論君子自修之道。蓋于學中。特提出此四項。以示學之要。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而四者其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不專指成德之人。首節是要人主敬。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病痛卻甚大。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次節是要人存誠。忠爲實心。信爲實事。合之則誠也。學之事無窮。總以誠爲主。忠信則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是實心實行。方是爲己之學。若不忠信。則雖外面裝飾得極好。都是虛的了。不特欺人。抑且自欺。第三節是要人擇友。友所以輔仁。與勝己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樂友不如己者。一則喜其形己之長。一則喜其掩己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己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爲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第四節是要人改過。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然人往往憚改。一則畏難而不改。一則苟安而不改。于是以無心之過。而成有心之惡矣。雖隨覺而隨改。猶嫌其遲。是當如天之風行雷動。如人之破釜沈舟。不可有一毫因循放過之意也。這四件。是缺一不可的。先儒有謂主忠信尤重者。忠信固重。然不是那三件。則忠信亦立不住。大全

載勉齋黃氏之說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志道據德依仁中。皆有此四項。學者讀這章書。要刻刻檢點其身。勿使有一毫輕浮之氣。又刻刻檢點其心。勿使有一毫巧僞之念。又廣求直諒多聞之友。稍覺有過。便徹底掃除。能如是以從事于致知力行之間。自然不患學不精進。

游氏注以威重爲質。而以下三句爲學。與圈內正注稍異。四項總是學。淺說云。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開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最明。

時文中有謂朴魯柔弱之人。欲不重而不能。欲不重而不敢。此病往往在聰明果敢之士。這亦不然。不論愚智剛柔。都有犯此病者。下三句俱然。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這一章。見聖人盛德感人之妙。夫子之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悅誠服。則到處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聞其政。這聞政不必看深了。只是到一邦。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法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來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亦多得力于此。這段光景。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間。然以爲求。則求不可訓。以爲與。則與不可必。而舍求與之外。又別無可以聞政之法。真有不可解者。而不知夫子盛德感人之妙。自

有不言而喻。不介而孚者。所以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言得則非求。亦非與矣。然這一語。也要
看得好。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是子溫而
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晚村曰。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注下過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語正爲子貢幹全語意。子貢不是不知聖人尙有內面一層。尙有中和的氣象。
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只就溫良恭儉讓言之。不可因朱子晚村之言。便看壞了子貢溫良恭儉讓。注中
每字兼二義。須逐一體認。和而厚。方盡得溫之義。平易而正直。方盡得良之義。外莊而內敬。方盡得恭之
義。節而有自然之界限。制而能用。力裁制。方盡得儉之義。謙而不矜己之善。遜而能推善以歸人。方盡得
謙之義。有了這五件氣象。邦君自肅然起。油然而接。夫子之溫。雖暴必和。雖刻必厚。接夫子之良。雖險必
易。雖詐必直。接夫子之恭。雖惰必莊。雖怠必敬。接夫子之儉。雖浮必節。雖蕩必制。接夫子之讓。雖亢必謙。
雖驕必遜。自不覺其虛心。請問。夫子不自知也。邦君亦不自知也。不可言與。況可言求耶。這段光景。就如
天之造物一般。原非人所可測者。若以此達而在上。則便是綏來動和之氣象。便是堯舜時雍風動之氣
象。非知聖之深者。其孰能信其然哉。是固難與世人言者也。故子貢又就所謂求者淺言之。夫子盛德感
人之妙。固未易言。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卽欲強被以求之名。亦異乎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
聖人相去霄壤也。卽略有一毫求之心。亦便非聖人。聖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
道要湯。非以割烹要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人無不可感動。不能感動人者。只是我未能到聖人
地位耳。聖人卽不可遽學。得他一分光景。便有一分感應。只管積累做工夫去。安知不與聖人一樣。若不

于此體認。而欲與世相接。便不免于求。求之極。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來人心風俗之壞。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有子曰禮之用章

這一章。上下兩節。俱對放蕩者說。有子見春秋末。有原壤子桑伯子一輩人出。以禮爲束縛人。而思跳脫以爲高。甘自置身於規矩準繩之外。有此一輩人。便又有一輩人出來。謂禮非人性所有。必用權謀督責之術。驅之誘之。然後人肯循禮。只一禮字。看不明白。天下許多病痛。皆從此出。老莊申韓。所以猖狂于天下者。根原皆在于此。其禍雖至戰國而始烈。其端則自春秋而已見。故有子特指出一和字告之。曰禮何嘗是束縛人者。其爲體雖至嚴。然皆本乎人之性。發乎人之情。所謂天秩天敘也。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不待驅之而始就。不待誘之而始從。如對君親而拜跪。對賓友而揖讓。至嚴也。然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豈不是至和的。惟其格於氣。蔽於欲。溺於習。陷於俗。則不見其可安耳。誠于氣稟人欲習俗之外。而靜觀其天性自然之發見。其視尊卑貴賤之等。周旋裼襲之文。誠有不啻如芻豢之悅吾口者。此禮之所以可貴也。故是禮也。先王制之。而非先王能制之也。使禮制于先王。則禮之亡久矣。先王不過因人性之所固有。人情之所當然。而爲去其格。徹其蔽。出之於陷溺之中。而措之于安宅之內。竝非強人以所難能也。其所以爲美者在斯。所以垂之百世。布之海內。智者不能越。勇者不能抗。大而朝覲會同。蒐苗獮狩。莫敢不由也。小而衣服飲食。應對進退。莫敢不由也。非不能背先王。不能背其心之所安而已。非不敢違先王。不敢違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則先王之禮。宜乎萬世不廢也。而亦有時乎不行者。是非禮之過也。自夫

人之惡嚴而喜縱。而又聞吾儒有所謂和者。於是借之以自文。不於禮之中求和。而於禮之外求和。但知和之名。而不知和之實。於是放縱自恣。無復忌憚。舉先王範圍天下之具。盡棄之以爲快。而且自謂得禮之意。不曰我不肯行禮。而曰禮本如是。禮果如是哉。是亦不可行也。總之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爲一。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決於敬肆而已。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卽孟子性善之旨也。又拈出一個知和而和的。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緘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這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晉魏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真是萬世罪人。至若蘇老泉禮論。看得先王之禮。純是一片權術。是卽荀卿以禮爲僞之意。總由不識有子此章之旨。其貽禍世道非淺。皆不可不戒也。

講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而用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卻不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圈外注是餘意。不是正意。陳紫峯淺說最明。

近來仇滄柱講此章云。禮之用。卽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又云。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先王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文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誤。此皆明季講家小巧之說。滄柱闢之甚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這一章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大抵人之言行交際。終之多悔。皆由始之不謹。能謹之於始。則終之悔也鮮矣。此與曾子三省章相表裏。其中亦有戰戰兢兢之意。三者之差。不在境而在心。心不能謹。則急迫之時易差。安閒之時亦易差。偶暫之事易差。習久之事亦易差。心能謹。則安閒之時不差。急迫之時亦不差。習久之事不差。偶暫之事亦不差。這信是約信。是最難合義的。或牽於事勢。不可許的。便輕許了。或激於意氣。不可諾的。便輕諾了。到後來或限於力。而不可復。或害於理。而不可復。悔也遲了。須要在約信時。便立得住。若義上行不得的。憑恁麼人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搖奪我不動。引誘我不動。方纔能信。近於義而言不復。這恭是致敬。最難近禮的。或隨衆而差。或任意而偏。不該致敬的。反去致敬。該致敬的。反不致敬。到後來或責其驕惰。而恥辱生。或譏其諂諛。而恥辱生。悔也遲了。須要在致敬時。便立得住。若禮上行不得的。憑恁麼時候。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方纔能恭。近於禮。而遠恥辱。這因是偶相依。最難得可親的。或因其順我意。不深考其平生。或因其濟我事。不細論其心術。到後來欲絕之。則勢相制而不可動。欲主之。則害愈深而不可解。悔也遲了。須要在初因時。便立得住。若其人不親的。憑他怎麼樣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無間可入。無隙可乘。方纔能不失其親。而可宗。這兩個近字。一個不失字。是求合義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近。苟且不失之意。若拘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是言其後來必然。亦有盡其在我。而得失毀譽。不可預必。時移勢易。不可預定者。此亦只論其常而已矣。但有一說。三者求其無悔於終。固要立得住。亦要見得明。若平日無窮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

認做義。如荀息之輔奚齊。是義的。反認做非義。如荷蓀之不從子路。不合禮的。反認做禮。如曾子之襲裘而弔。是禮的。反認做非禮。如魯人之疑甯俞。不拜淇露。不可親的。反認爲可親。如溫公不識介甫。可親的。反以爲不可親。如子瞻不識伊川。執得愈堅。顛倒愈甚。安得無悔。學者讀這章書。須合子張學于祿章同看。于祿章之慎言行。卽此章之謹始慮終也。而先之以多聞見。又繼之以闕疑殆。擇理旣精。然後操持於言行。所以能寡尤寡悔。若未有多聞見。闕疑殆工夫。但責其謹於言行交際。亦無下手處。

宗只是久遠相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顏讐。由籛伯玉是宗。七十子之於孔子亦是宗。因與宗有淺深之分。宗之內。又自有淺深之分。不拘定一項。可字亦要味。或宗之以成吾之道德。不但無輕浮之累。而且可有切磋之益。或宗之以濟吾之事業。不但無姦險之虞。而且可爲腹心之托。或宗之於顯達之時。而不爲諂。或宗之於窮愁之際。而不爲比。或人皆宗。而我亦宗之。不可謂黨。或人不宗。而我獨宗之。不可謂僻。所以能然者。全在因不失其親上。言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這一章。是聖人思好學之人。必合上四句。方見其能好。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此二條。已說盡此章大意。晚村有一條曰。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

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圈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卽所學不謬矣。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傅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晚村此一段議論。發明此章言外之意。尤盡觀晚村之言。方認得這學字清楚。觀朱子及雲峯之言。方認得這好字親切。又嘗見明季講家。將此章與日知其所亡章合看。謂彼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意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是從不息處見其好。此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尙者。是從不雜處見其好。此一條亦說得最好。合而觀之。此章之義。無餘蘊矣。但今日學者講到此。未嘗不明白也。知學是當好的。只是安飽念頭。到底擺脫不開。當奮發處。不能奮發。當謹慎處。不能謹慎。當虛心處。不能虛心。日讀聖賢之書。不免終身爲俗人。其病痛在何處。此由志不立耳。古人論學。必先立志。果能將志放在正學上。一切世味。自然牽扯他不住。一切學問。思辨篤行之事。自然不容已。一切鄙倍虛浮之言。自然不敢出諸口。聞有正人君子。自然如飢如渴。夫子之憤忘食。樂忘憂。亦由十有五時。志先定耳。據德依仁。游藝工夫。皆從志於道起。甚哉。志爲學之本。若胸中未嘗有必爲聖賢之志。只將這等好話頭。在口裏說過。何益之有。無怪其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流爲俗人也。今日講這章書。便要將這個志。把持定了。有了這志。不怕不好。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這一章重在義理無窮之意。子貢偶因論貧富而及之。夫子不覺有味乎其言。而極口贊歎。記者因敢而記之。以故厲天下之學者。大抵人之學問不進。都因矜而自足。意而自止。不知義理之無窮。而安於小成。所以入室登岸之人。不能多覲。子貢一日與夫子偶論貧富。子貢之意。以爲天下之貧者。常易諂。氣歉而爲卑屈也。而有無諂者焉。則貧不至於濫矣。天下之富者。常易驕。氣盈而爲矜肆也。而有無驕者焉。則富不至於溢矣。若而人者。豈非不囿於流俗。不汨於勢利者乎。士如是。可謂賢矣。夫子則以爲貧而無諂。猶知有貧也。豈若忘其貧。而但見其樂者乎。富而無驕。猶知有富也。豈若忘其富。而但見其好禮者乎。樂非因貧而始生也。不以貧而改其樂。禮非富而始好也。不以富而易其好。加於無諂無驕者一等矣。此但就貧富上。見其淺深之分如此耳。子貢因想人之學問皆如此。不特貧富一端也。遂恍然於淇澳之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人之學問。如治骨角玉石一般。有切磋之境焉。初入門下。手工夫也。有磋磨之境焉。已精而益致其精也。由淺而深。由生而熟。愈進而愈妙。皆如此處貧富矣。子貢於此。蓋見義理之無窮。而有欲罷不能之意。故其一生不敢自怠。不敢自足。聞文章矣。又進於性天道。多學而識矣。又進於一貫。其皆得力於此歟。夫子之由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由善信以至聖神。皆是這個光景。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不伎不求而終身誦之。皆由不知此。夫子所以深喜其言。而不覺贊歎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處貧富之道。是所已言者也。往者也。切磋琢磨。是所未言者也。來者也。告往知來。觸類旁通如此。其於詩也何有。是雖贊其善。悟其實。則深有味乎切磋琢磨之一言。猶曰雍之言然云耳。通一章觀之。前言處貧富之道。似是一事。中言義理無窮。似是一事。末言讀書能擴充而用之。不止泥文求義。又

似是一事。然義理無窮。一意是一章之主。記者特恐學者忽之。而詳記其前後之語耳。他日曾子傳大學。亦取以釋經。文止至善。蓋是聖門相傳切要之語。學者所當反覆玩味也。今日吾輩當思聖賢所謂切磋。是何等工夫。所謂磋磨。是何等工夫。若不將聖經賢傳熟讀精思。身體力行。循序漸進。止將一生精神。用在幾句濫時文上。是未曾切磋。何論磋磨。在聖賢只要用得磋磨工夫。尙且憤忘食。樂忘憂。吾輩方從切磋做起。不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安能長進。須要努力。切勿將聖賢一段喫緊爲人之意。作閒話看過了。按講家每云。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此殊不然。二章皆不是言詩。亦不重子貢。子夏之能引伸觸類。巧笑章只重禮後句。此章只重切磋琢磨節。猶之蘧伯玉章。只重寡過未能句。若前邊敘交情。只是引起末云。使乎使乎。是有味乎寡過之言。而贊歎之。不重在使者也。今人往往誤看。將賓作主。

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夫子特舉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卽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鍊工夫。故悟及於切磋琢磨。依此講。則切磋琢磨。專爲要樂好禮地位。非注中義理無窮之意。義理無窮。不但無詔無驕。非住處。卽樂好禮。亦非住處。又有將第二節斯字。作吾斯未信之斯看。第三節往字。來字。泛說者。俱大謬。斯字是當緊粘第一節說。往來字自當緊粘上兩節說。

松陽講義卷之五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這一章分別政刑德禮之效與人看。蓋爲當時專尙政刑者發。欲其知所重也。人君爲治。未有不欲民之善。惡民之不善者。故無不有以道之。亦無不有以齊之。但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有一種重在政刑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專在法制禁令上着力。懸於象魏。布於始和。極其精明。極其嚴密。這個政未嘗不好。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刑以一之。小則鞭扑。大則刀鋸。當輕而輕。當重而重。這個刑亦未嘗不好。但民迫於政刑。自然勉強爲善。而不敢爲惡。只是求免於法已耳。未嘗知孝弟忠信之可樂也。未嘗知貪淫詐僞之可恥也。即使政常如是。刑常如是。風俗亦日薄。氣運亦日衰。況政刑必有時而弛。則免者未必其終免也。有一種重在德禮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務在躬行心得上着力。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言則有物。行則有恒。這個德已足。興起人心了。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禮以一之。吉凶軍賓嘉。各有其制。宮室飲食衣服。各有其度。煩簡得宜。文質得中。這個禮又足。籠圍人心。彼民化於德禮。莫不知善之當爲。而不善之不可爲。非特皇然知恥已也。而且有規矩準繩之可據。有蕩平正直之可由。即使繼之者。未必皆有德。未必皆有禮。而風俗之已厚者。猶不可驟變。氣運之已

隆者猶不可驟衰。況常以德禮撫之。恥且格者。豈有艾耶。這兩種效驗。如霄壤之不侔。而天下之論治者。猶以政刑爲重。德禮爲輕。政刑爲急。德禮爲迂。豈不可怪也哉。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闢雖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豈可徒恃也哉。更有一說。夫子所謂政刑。尙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若春秋時。管子作內政。子產鑄刑書。則其所謂政刑者。先非矣。不待與德禮較。而後知其不足恃也。又況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政刑。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矣。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懾服。莫敢犯法。以爲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皆未嘗深會夫子之意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從容玩味。使涇渭之辨。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殘忍刻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按此政字與爲政以德之政不同。爲政政字虛。此政字實。玩注中自明。

按禮字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上說。

大全朱子謂專用政刑。是伯者之爲。此是朱子淺一層講。愚意更須看是何等政刑。有王者之政刑。有伯者之政刑。此章似不止是王伯之辨。新安陳氏謂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

子曰吾十有五章

這一章。夫子自敘一生之學。以爲學者法。要看總注不躐等而進。不半塗而廢二意。程子謂聖人未必然。

但爲學者立法。朱子謂必有獨覺其進。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是補程子之意。蓋聖人之學。雖本天縱。然亦由積累而成。但比他人積累得快。便謂之生知安行。便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虛設此境界。以引誘人也。亦不是另有直捷工夫。故意隱之。而以遲鈍者示人也。通章先要認這個學字。是學個恁麼。講家有以心字貫者。有以天字貫者。有以矩字貫者。欲這三字先難認。若認得時。隨拈一字。皆是實理。若認不真時。隨拈一字。皆是外道。注云。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說得極分明。故欲識這個學字。須先熟玩大學章句或問。方不認錯。認得這學字了。方可去看志字。朱子謂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蓋此志卽是憤忘食。樂忘憂的起頭處。自此以後。十年一進。只是就中提出個大節候耳。其實息有存。瞬息有養。便息有進。瞬息有益。不是直到十年。忽進一境也。立是於道理大綱上守得定。便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真。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知天命。又是於這道理上。見其所以當然之故。朱子語類謂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是也。晚村謂是先有這件家伙。知天命。只是曉得這件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說得尤妙。這天命端指理言。不兼理氣耳。順有二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聲之惡者。一入便通。只是天理爛熟耳。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是意必。固我。聖人隨心所發。皆是天理。亦只是一個熟耳。耳順是理會得熟。從心是運用得熟。通章依大全朱子志學是知之始。不感知命耳。順是知之至。立是行之始。從心是行之至。總是愈久愈熟。若更加數十歲。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便

畫住了。或疑知行不應畫開。然論工夫。則知行竝進。必無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論得手。則知行有辨。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易也。學者看這章書。要曉得學無別法。只是循序而不息耳。能循序而不息。則雖聖人地位。亦可漸到。人所以不能如聖人。不是天資不如。只是學不如耳。學須先立志。有了這志。自然欲罷不能。顏曾所以亞於聖人。皆是從這志做起的。若沒有必爲聖人之志。縱日講學。亦不濟事。

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德之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大德總在知天命內。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敦化。

時文中有言。夫子隱其學之徹始徹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示人。呂晚村極辨其非。謂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功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此條辨得最好。或疑夫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非兩種接機乎。不知語上語下。只是高卑遠邇淺深生熟之分。竝不是兩個道理。兩個工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這一章。是抑揚其詞。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十的真面目。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皆在其中。時文看作始疑終信。又看作始終測量他不出者。皆謬。注中深潛純粹。是形容顏子的氣象。這

氣象是由資稟。亦由學力。深潛是知上氣象。純粹是行上氣象。而總之所以能默識心融。能足發之本領也。未要看其不遠足發。且須看他這個氣象。有了這個氣象。方纔能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所以終日間。淺言深言。精言粗言。顯言微言。邇言遠言。不知說了許多話。只見他有聽受而無問難。像個愚的一般。及退省其私。動靜語默間。無非是夫子之道。凡夫子所言。淺深精粗。顯微遠近。一一皆能發明。若非終日言之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安能如此。世間那有這樣一個愚人。此夫子深贊顏子。以爲及門之法。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有益於自己方好。顏子之默識心融。此是一時勉強不得的。必須先學他深潛純粹的氣象。深潛純粹。由天資者。亦是勉強不得的。其由學力者。則固人人可幾及也。顏子之學。只是專心致志。做博文約禮工夫。故深潛者愈深潛。純粹者愈純粹。便能深契聖人之言。今日學者。誠能學顏子之學。則不深潛者可深潛。不純粹者可純粹。何難直造顏子之域。初時不必如他不違。有疑必問。有問必審。反覆論辨。不厭其詳。雖未能觸處洞然。就其所知。必見之行。不可只在口頭說過。只管竭力去做博文約禮工夫。積累久後。日熟一日。聰明自然。日開。氣質自然。日變。人欲自然。日退。以此去看聖人之言。自然如雪解冰釋。無異顏子之不違足發矣。要知顏子雖是天資高。亦決不是初見夫子時。便能不違足發。亦必是以漸而進。學者切勿謂顏子全由天資。非吾所能及。

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注云。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益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進見請問之時。皆是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朱注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

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歟。非也。其喜之也深。故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斡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伺耳。堯之于舜。何嘗不試。此省字葛藤之當辨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這一章。聖人論知人之法。不厭詳細。蓋看人之善惡分明。然後可定取舍。是道理合當如此。無傷於長厚。呂東萊謂待人欲寬。論人欲盡是也。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樞柄。皋陶所謂載采采是也。然或有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己爲人之辨也。然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強於一時。不能不作輟於後日。吾不能辨。或因其始而信其終。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這一條說得最明。然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三項人。如同一所由之善。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不同。須一一辨他出來。然這等樣精詳。却又不是用億逆。只是一個先覺。不是操術。止是據理。講家謂不以己意觀之。只因物付物是也。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

不是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却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也哉。又須看程注。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人之本。所以補本文之意。若不是知言窮理。而徒欲視觀察。則人之善度者。安知不反借我之視觀察。以愚我。用心愈苦。人品愈淆矣。更有一說。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自修之功。更急於知人也。若自家滿身病痛。却汲汲要知人。無論未嘗窮理。知人無本者。不足言。卽於理上。窺見得一二分。于人亦知得一二分。然却掩不得自家病痛。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爲果有善無惡乎。所爲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肯而非勉強乎。苟有纖毫未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己學問。

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之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這學字與學而時習之學不同。學而時習之學。兼學問思辨行在內。這學字與思字對說。則除出思了。這學字與中庸博學之學。又不同。中庸博學之學。只是讀書。此學字只除出思字。包得問辨篤行在內。圈外程子注。是將學字泛說。不是正講此章學字。大抵此章正意。只是說學思二者。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圈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如此講這一章書。儘明

自了。只是要想學是學個恁麼。思是思個恁麼。今日學者。讀幾篇濫時文。就算得學麼。做幾篇濫時文。就算得思麼。這幾篇時文。朝廷以此取士。許多賢士大夫。都從此出身。如何算不得學。算不得思。只是要有本領。本領工夫。一在多讀書。五經性理通鑑。皆是要熟讀精思的。一在身體力行。聖賢說話。句句要在身上體認。要在身上發揮。不可只在口裏說過。有此本領。遇著題目。做出文字來。自然與人不同。故時文者。所以考諸生之學思。不是教諸生。就以此當學思也。若無這本領。終日只在時文裏做工夫。遇著題目。盜襲幾句套語。勉強敷衍成文。縱然敷衍得好。亦只是塗飾耳目之具。要他何用。故這章書。先要認明所學所思。然後再去看不學不思之弊。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這一章集注謂其無自欺之蔽。這個自欺。與大學自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內事。此自欺是指強不知以爲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分別子路爲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能不犯。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爲知。這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這個自欺病痛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尙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個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真知者。方纔自認爲知。苟不知者。卽自認爲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清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個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二句最說得明白。自明季王陽明一派學

問興都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是夫子欲掃去聞見話頭。而反以朱注爲支離。此等邪說。今日學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更有一說。當日子路是箇好勇的人。其病在主張自家意見太過。故有強不知爲知之患。今日學者病痛。又不是如此。自家也沒有意見。只是看得幾句傳注。略見他的皮膚。不會細去玩味。不會在自家身上體貼。只要做得文字便罷了。此則未嘗要求知。不但強不知爲知也。如此用工。雖終身讀聖賢書。不免爲俗漢。卽僥倖竊取富貴。亦必爲君子所鄙薄。大家須要努力。

子張學干祿章

這一章。教學者不以干祿爲念。可見聖門之真學。蓋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苟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干祿。是學皆爲人。不是爲己。千古聖賢學脈。必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爲人。便是俗學。不是正學。縱然僥倖得祿。而根本已壞。所得不足償所失矣。聖人教人。必先使打破這一關。未有這關打不破。而可稱學者也。然這關最是難破。聖門高弟。雖莫不知爲己之貴。而不能不微有夾雜。如子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卻不能不差一針。其病痛伏於隱微之間。必有發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急欲掃去他這干字。故舉正學告之。而祿之不當干。自見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皆學之當然者也。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皆可通。聞見寡陋。不足以爲學。故夫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而教顏子。亦必先博文。便是這箇工夫。然聞見既博。而疑殆不闕。則或失之龐雜。故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也。然疑殆雖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如唐房琯。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歷世

務而議論頗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貽禍蒼生。故又須慎這三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三件上著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爲聖賢無難。卽未能到。亦不失爲寡過。言焉無鄙倍。而尤焉者寡矣。行焉無愧怍。而悔焉者寡矣。是其爲學。只是潛修於內。並無一念及於祿。所謂爲己而非爲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祿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學者也。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卽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不是以祿歎動顯孫。正見干之不可耳。夫子張之干祿。特略有其心耳。非如陳代之流。思枉道以求合也。亦特因學而念及於祿耳。非如後世之士。全爲干祿而學也。然夫子病之已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涉於干祿。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個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真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腳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真學。不然。卽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必屬言。見必屬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這一章。見人君以知人之明爲急。民之服不服。其機全在乎此。不是威嚴權術。可以服得。謝氏注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之意最明。又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言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

公舉錯之權不在己。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尤妙。先儒所以發明此章之義。備矣。但要曉得直不是一樣。枉不是一樣。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情各有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得恰當。若高下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說到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然後人不服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卻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時。自然分寸毫釐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赧漢獻之不可復爲也。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敬窮理之功耳。故知人者。萬世治道之綱。居敬窮理者。萬世治道之本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居敬窮理四字。細細體認。人君非此。無以治天下。儒者非此。無以成德業。不居敬。則心不一。不窮理。則心不明。以不一不明之心。一旦出而任天下之事。賢姦雜至於前。其不顛倒而錯謬者。幾希。蘇子瞻不知此。乃曰。知人之明不可學。知人之明。豈真不可學哉。時解謂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此亦是。晚村亦如此講。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這一章見移風易俗之本。在上不在下。康子之問。胸中便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意思。夫子之答。便是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規模。臨之以莊三句。卽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先要曉得敬忠以勸。不是可以強得民的。以勢驅之。勢有時而阻。以術誘之。術有時而窮。卽能強其外面敬忠勸。不能必其心之敬忠勸也。卽能暫時敬忠勸。不能得其常敬忠常勸也。欲民之敬。必上先臨之以莊。這箇莊字。是爲人上者所最難完全的。位高則易驕。驕則肆。祿厚則易侈。侈則蕩。嚴恭寅畏之說。旣以爲迂而不屑爲。衣冠容貌之間。又以爲細而不知檢。民安能不傲上也。故上之所常務者。莊耳。若夫敬與不敬。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忠。必上先孝慈。這箇孝慈。是上之人所最難兼備的。志在功名。則定省溫清之節。不能無缺。躬居廊廟。則閭閻疾苦之情。不能周知。況祖父之所爲。常不便於己。則悖之而不恤。百姓之所苦。或反甚便於我。則虐之而不顧。民安能無二志也。故上之所常務者。孝慈耳。若夫忠與不忠。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勸。必上先舉善而教。不能這箇舉與教。是上之人所最難周到的。善者都不工於逢迎。故往往爲上所厭。不能者都失於遲鈍。又往往爲上所棄。況我之意氣。與善者不相投。則善者亦不樂爲我舉。我之心思。不曲體不能。則不能者或反苦我之教。民安能皆奮興也。故上之人所當務者。舉與教耳。若夫勸與不勸。亦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天下未有不感而應者。亦未有感而不應者。果能盡乎上之所當爲。則雖在我無計功謀利之心。而三者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敬忠以勸。原是人之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鋼蔽了。今見上之莊。便撥動他的敬心。見上之孝慈。便撥動他的忠心。見上之舉與教。便撥動他的勸心。撥動得一分。便有一分發出來。所以撥動之者愈至。則其發也愈盛。就如泉源之在山石間一般。去其壅塞。則汨汨滔滔。有不可禦者矣。此雖夫子一時告康子之

言緊切。康子病痛。而萬世治民之道。皆如是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是這個道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間。皆如是。又不但治民爲然。至於莊孝慈舉教。這幾箇字。都要求其根本節目。若只空講過。也不中用。根本則在一個誠字。夫子所謂主忠信也。莊之節目。則須將曲禮玉藻諸篇。細玩古人容貌顏色辭氣之妙。孝字則要將孝經反覆玩味。慈也。舉也。教也。則須把周禮一書。熟考其教養之方。與夫人取士之制。方纔這幾箇字。都見實際。有下手處。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爭有兩樣。有用力爭。是一種粗暴的人。有用智爭。是一種機詐的人。所爭亦有兩樣。有趨勢競利之爭。有矜己傲物之爭。大抵世間多事。都從這爭字生。這爭字不是到爭時始有。平日勢利之念。矜傲之氣。隱然伏於胸中。外邊雖不見有影響。一遇著可爭之會。便發出來。不可禁遏。或恣睢暴戾。或使乖弄巧。此等人在朝廷。則壞一世之風氣。在鄉黨。則壞一方之風氣。其身爲小人。又不待言矣。真可歎息。若夫君子。平日讀書養氣。一毫勢利之念。矜傲之氣。不留在胸中。自內及外。只是一個恭遜。也不恃氣力。也不使乖巧。遇著事來。順理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卽當利害得失關頭。只是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爭之有。卽有種時候。關係民生利病。學術異同。衆議紛紜。是非可否。混然無別。不得不爲之分辨。不得不爲之救正。如孟子之闕楊墨。司馬溫公之論新法。看來却像個爭了。然慷慨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如射之揖讓一般。此等君子。真是維持世道之人。在朝廷。則爲唐虞之都兪。吁咈。在鄉黨。則爲洙泗之闡閻。侃侃。吾輩今日講這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

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去。斬盡根株。一味恭遜。臨事方能不爭。方不愧。這個君子。然不是讀書養氣。則這樣病痛。一時也難盡拔。須要猛省於一時。講究涵養於平日。兩路用功。纔能得到。努力努力。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闒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子曰里仁爲美章

這一章論擇居之道。而見爲仁之不可無輔。大抵爲仁由己。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論擇居。則曰。里仁爲美。蓋前後左右。皆非仁人。雖有仁焉者。寡矣。前後左右。皆仁人。雖有不仁焉者。寡矣。今有擇居者於此。將以助吾德者爲美乎。抑以損吾德者爲美乎。將以長我私者爲美乎。抑以克我私者爲美乎。此易辨也。故里有仁厚之俗者。此仁人君子所深喜。而樂就者也。仁則必朴實。然愈朴實愈美。仁則必平淡。然愈平淡愈美。無功利誇詐之習。則我之氣質。不覺其日變。無新奇可喜之行。則我之耳目。不患其或移。以其迹觀之。或未見其美也。以其實考之。美何如乎。然而難言之矣。聞仁之名。而尊之者。比比皆是也。觀仁之實。而慕之者。十無二三焉。拘於氣質者。以類其氣質爲美。溺於習俗者。以類其習俗爲美。所喜者浮華。則觀仁之朴實而厭矣。所趨者熱鬧。則觀仁之平淡而厭矣。道義之味。不若功利之味。中正之

行。不若新奇之行。故有一仁俗於此。有一不仁之俗於彼。其不處此而處彼也必矣。或明知其爲仁。而不樂處之。或并不知其爲仁。而不肯處之。雖強之使居。亦且疾首蹙額。若不可以終日。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自負爲聰明過人者也。夫子爲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爲人之意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一居處。一交友。皆關係我之德。凡擇居取友。必視其仁不仁。勿以其便於己而取之。勿以其不便於己而棄之。取舍不爽。則成德有資。而造於仁不難矣。爲仁之事。雖非一端。而此其首務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調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按調恤是里仁中。所必有。亦是一美處。然此章卻不重在此。

明季講家。多將此章作寓言。與孟子所引一例看。然注卻不作寓言。蓋孟子是斷章取義。難以例此。雲峰胡氏曰。集注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按此仁字。本淺。但欲取以爲輔仁之資。所關卻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這一章。見人當全其本心之德。本心之德全。則外境自不能奪。大抵天下之人。多被境移。境能移得我。只是自家腳根。不曾著實。腳根不實。只是不知有本心之德。何謂本心之德。仁是也。仁也者。是天所賦於人的。全理稟之爲性。發之爲情。言其爲萬物所不能竝。則曰尊爵。言其爲萬物所不能搖。則曰安宅。言其具四端備萬善。則曰廣居。言其爲人心所固有。則統謂之本心。這箇本心。原是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但

人雖共有此心。不能不爲氣稟物欲所拘蔽。由是這天所賦之理。封錮於內。遂成一不仁之人。既爲不仁之人。則胸中毫無自得。便覺物重而我輕。物大而我小。物能制我。我不能制物。故一處夫約。其心便不勝其屈。何況久處一處。夫樂其心。便不勝其侈。何況長處。必濫必淫。固其所矣。此等人以一身言。則敗名喪節之事。將無所不爲。千態萬狀。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以一世言。則傷風敗俗之事。將無所不爲。千奇百怪。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人但見其一心稍差。未有大害。不知其可危如此。然則人可須臾離仁哉。仁上虧一分。則物累便重一分。仁上得一分。則物累亦便輕一分。誠於仁的工夫。做熟了。心與仁一。不待思勉。而所爲皆義理。是謂仁者。仁者。則隨所往而皆安於仁。固非約樂所能移也。卽未能到仁者地位。心猶與仁二。而於仁的道理。看明白了。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知者。知者。則隨所往而皆利於仁。亦非約樂所能移也。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便是安仁內事。如原憲環堵。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便是利仁內事。安仁利仁。而處約。卽所謂貧而樂。安仁利仁。而處樂。卽所謂富而好禮。說個仁者。知者。似乎迂闊。然不如此。便不可處約樂。便不成人品。所以聖門之學。以求仁爲急。子思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亦卽是安仁利仁之謂。學者讀這章書。要急將此心。放在天理上。未能安仁。且須利仁。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自輕。這一邊大。那一邊自小。約樂之境。雖能牽制人。却牽制我不得。若不在這條路上走。便風吹草動。到墮落地位。却咎境之累人。是豈境之過哉。

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后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

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這一章集注將上二節作取舍之分明。下一節作存養之功密。西山真氏又就下一節內將終食不違。作存養細密工夫。造次顛沛必於是。作存養至細密工夫。皆說得十分明白。但將先儒之言反覆玩味。一章之間架了然矣。只是要細想。審富貴是如何樣。審安貧賤是如何樣。安。終食無違。是如何樣。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如何樣。必於是。不義之富貴。誰不知是不可處者。亦有本分所當得之位。而加一分干求。加一分躁急。便是不以其道。本分所應得之利。而加一分較量。加一分急迫。便是不以其道。故道字之借徑最多。道字之界限最嚴。必一一辨得明白。方纔是能審。非分之貧賤。亦有知其當安者。然非分二字難輕說。如吾之文章好。不應貧賤。然文章能如韓柳歐蘇乎。未能如韓柳歐蘇。則貧賤猶是吾分也。吾之學問好。不應貧賤。然學問能如周程張朱乎。未能如周程張朱。則貧賤猶是吾分也。故自人視之。謂不以其道。自吾視之。皆是以其道。必一一看破。方纔能安。至於終食無違。仁。不是教人在杳冥昏默處求。只在動靜語默間。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上。便是不違仁了。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不是另有一法。可以駕馭得。只是平常時做得熟了。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所疑惑。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上二節言取舍之分。猶大學切琢工夫。末一節言存養之功。猶大學礎

磨工夫。學者誠能將此章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資質渾厚者。便可成一好仁之人。資質剛毅者。便可成一惡不仁之人。初時深知篤好。便是利仁的人。久而無適不然。便是安仁的人。仁豈遠乎哉。

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舍存養。皆是合內外工夫。大全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存養之功在內。此只是因取舍在外。邊著力多。存養在內。邊著力多。故偶如此分。其實皆是內外合一的。不可泥看。若說取舍全在外。則取舍豈不本正心誠意乎。若說存養全在內。則存養豈離卻處事接物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這一章是夫子要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的話。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卻有此二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先儒於此說得極明。明季講章欲作一人看。是謬說。此二等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同。多是做成一箇人品了。所以夫子要見他。然曰好。則必是無以尙。曰惡。則必是不使加。皆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方纔是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非真難得也。仁者吾心之德。好之惡之。亦在我而已。只是吾不肯用力耳。果能用力。未有力不足者。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絲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夫子說至此。所以開示學者至矣。又恐天下有自諉於用力。而力不足者。或垂成而止。或半途而廢。謂是限於力。而不知只是自暴自棄。天下豈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故復

申之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是臨了再下一鞭。無非欲其猛去用力而已。學者切不可負了聖人這一段意思。看後邊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見其人矣。注云。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朱子又嘗云。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可見夫子初時未見到。後來及門之內。便有這一種人了。是夫子造就人才之功。而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愈可知矣。今日吾輩誠能先定了一個志。我必要做到這樣人。將天理人欲細細分別明白了。是天理自然捨不得。是人欲自然來不得。起初或不無勉強工夫。愈久愈熟。不知不覺。到成德地位。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再看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樣講。若欲依此則講。末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途而廢。然猶愈於自畫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途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箇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肯上這條路。就是好的了。故夫子并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這一章言不可以過棄人。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蓋人不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爲管叔受過。孔子之爲昭公受過。不知者。或指爲過。然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算不得過。這固不必論了。所謂過者。是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

及檢揆之於理。實是過了。然豈可因此遂盡舉而棄之哉。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厚與愛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其人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人原是仁厚的人。只是學問有淺深生熟。未能到中正地位。所以有這樣過。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卻不可沒了他。裁而正之。使其見識日擴。工夫日密。歸於中正。則此等人。皆是扶持世道之人。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哉。此是聖人一段好善的念。於有過中。看出人的好處來。不是說過不妨。亦不是說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只是恐人以過棄人。故如此分別言之。然只就仁上說何也。豈蘇子瞻所謂仁可過。義不可過乎。是又不然。仁義皆是不可過的。其過也。亦皆是不可槩棄的。特此章夫子偶就仁言之耳。故朱子語類曰。此段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入而發。說得最明。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己與觀人不同。若論修己。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惻。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說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寡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不已。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雖視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前。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諒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棄。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按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只是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峰饒氏。皆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講家多主之。誤矣。

大全雲峰胡氏。謂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如此說。方是爲以過棄人者。發程註尹註。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但明季講家。遂有謂此不是觀仁不仁。是觀仁之不同處。則穿鑿甚矣。是非雲峰重君子邊意也。

朱子語類。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按朱子此條。大全不載。然卻甚要緊。今人講此章多混者。只是將此仁字看深了。

禮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勉齋黃氏。謂如此。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恐非聖人意。然則禮記之言。非乎。曰。禮記之言。本不如此。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自陳氏集說。以論語之言。解禮記。遂兩失之。明季講家。便謂仁者。纔有過可見。不仁者。直是無過可見。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多講到惡鄉愿去。與此章差以千里矣。不知鄉愿之無非無刺。亦豈是真無過。只是人看他過不出耳。安得謂仁者。纔有過。過兼心迹。作略迹原心看者。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這一章。見君子處事之妙。自古天下之事。經君子處置。便可久可大。不經君子處置。便偏僻固滯。這不是君子之才高。只是於適莫與義之間架。認得明白耳。大抵天下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

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做。這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這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如剛柔緩急。寬嚴動靜之類。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在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理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義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嘗有精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去了。或牽制於利害。則適莫生。或拘囿於氣稟。則適莫生。或膠固於學術。則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則事之成者可壞。適莫於事後。則事之壞者不可復成。如王安石必欲行新法。而不肯守常。是適莫也。如漢文帝必欲用黃老。而不肯從賈生改正朔。易服色。亦適莫也。從古來天下。被這適莫兩字。壞了許多事。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於天下事。無有適。而必爲之念也。無有莫。而不肯爲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適也。義不當爲。則不爲。亦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毅然確然。認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做是圓融模樣。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亦是毅然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見定力。不是贊其無成心。是惡偏執者之不合理。而欲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著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這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學者讀這章書。既明了適莫與義之辨。須思如何能去得這適莫。如何能合得這義。此不是一日可到的精義。集義工夫深了。方纔有

這箇境界。若不會做得工夫。臨事思量合義。這便是告子之義襲。自以爲義。却仍落在適莫內去。學術一錯。遺禍天下。不可不慎。

子曰君子懷德章

這一章分別君子小人趨向之不同。欲人知省察也。雲峯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都指其所爲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注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此二條發此章大旨。已極明。但要想聖人所以將這君子小人分別示人者。其意何在。蓋這君子小人。不過任其心之所好。所惡。時時注意在此。不知不覺。一個已在君子路上。一個已在小人路上。使有人從旁提醒之曰。由這路走。纔是君子。自然不敢不走這路。又有人從旁提醒之曰。從那路上走。便是小人。自然不肯走那路。惟其沒人提醒。故有所走的路本不差。卻不能堅定。復走到差路上去。有所走的路已差了。却不肯回頭。到底撇卻正路。蓋他若在外面差了。人猶可指摘。在心上差了。人不能指摘。到得他發見出來。病已成了。故聖人將這兩路。分別以示之曰。如此則君子。如此則小人。使人各自去省察。看我所時時注意者。果懷德乎。懷土乎。十分懷德中。有一分懷土之念。不可不去也。果懷刑乎。懷惠乎。十分懷刑中。有一分懷惠之念。不可不去也。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

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樣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樣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懷士不必說到十分係戀。只是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思。不能勝其爵位之思。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狼藉。只是正誼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爲利所驅遣。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又不如懷士之小人。固自有深淺。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旣在這一條路上走了。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分別。晚村謂喻是知邊事。懷是意邊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艷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試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廢。卽就舉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繼往開來。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戶起見。便是懷士。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工夫。這箇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卻。徹內徹外。做個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須將這箇念頭撥轉。猛力向君子路上走。雖不必廢舉業。只是要將得失之念。置之度外。一心只要講求此理。身體力行。不使墮落。庶不負天地生我這箇人。

